

萬 有 文 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婦 女 運 動

(下)

愛 倫 凱 著

林 苑 文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動 運 女 婦  
冊 二

The Woman Movement

究必印體有所權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原 著 者

Ellen Key

譯 述 者

林 苑 文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詳



## 第五章 婦女運動對於一般男女的影響

在她們的求得自由，求得與男子同樣的求學的機會，同樣的工作範圍，同樣的公民資格的奮鬥中，婦女曾遇到一切可能的反對，從最近宣稱整個婦女解放運動為最大的罪犯之主教的反對，及國會的反對，以至於學生的粗鄙的戲弄。男子仍繼續不斷地設法劃定「婦女固有的區域」的界限。例如，一個女醫士，在讀書的時候，她得努力反抗解剖室內的偏見，在行醫的時候，她又得努力對付男子同業間的嫉妒。在婦女解放的歷史上，我們可以記載有許多男子的可恥的行為。極不願意承認婦女工作的收效，這種態度仍是普遍的。當他們把女子的工作——例如文學上及藝術上的工作——與男子比較時，他們並不希望從這種比較中得到一個對婦女的特性更精密的了解，只想羞辱婦女的工作吧。承認現在男子所往往缺乏的能力可以在女子——往往充分地具有的這種能力的——身上找到這件事，是他們所不能忍受的。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自給的工作婦

女常常被視為一種特殊階級的人——這個階級的人，是男子所不與通婚的，無論在理論上他是怎樣的敬重「強健的少女們」(Les Vierges fortes)

然而一般男女間——尤其條頓民族的男女——的關係現在是如何的不同，及更為美滿呵。在大學，藝術學院，音樂學校，商科學院內念書的少年男女，彼此間都有一種親善的友誼。在北方，這種友誼往往由小學，中學，以至大學，研究院仍能持久不變，結果兩性都有獲益。尤其在二十歲以下的時候，這種友誼的意義之重大是無法估計的。以前監禁在一個狹窄的，乏味的，不歡愉的家庭範圍內的少女，現在往往在男子的同伴中享受到青春的愉快——沒有這種愉快，生命便沒有春天了。從前只認識那些他們所絕不該接觸的年青女子之少年男子，現在開始認識精神充足的，清心的少女，由此他們對於婦女生出一種新的觀念。兩性現在以團體跳舞，遊戲，等活潑的及有意義的方式來共同嘗試青春的歡愉。他們有機會在一個大團體內興奮地互相交換意見，及與幾個性情相投的朋友作安靜的討論。在最近二十三年間，少年男女開始在精神上互相有所發見。這種發見，自浪漫主義產生以來，都只有從文學的染了顏色的玻璃中得之。在浪漫主意的時代，男女互相對

彼此運用一種感化力。男女對彼此的類似的感化力現在也有，可是其基礎則比以前的廣濶得多了。浪漫主義時代的男女只是因精神上的關係而合在一起。在這種精神上的關係中，女子渴望求得男子的教育及與他們共同參與智識上的事業，而男子則提高女子的「求得男子的教育、藝術、智識，及名望之願望。」現在研究各種學問的少年人彼此都用感化力，因而從智識及性格與氣質各方面，彼此得到互相的了解。於此，兩性在少年時代曾一度以此互相看待的某種錯覺及被逼而成的觀念，都消除了。男子及女子對於「女性」的觀念以及「男性」的觀念都得到一個較精細的標準；兩者都發見隱藏在這些觀念裏面的無數的陰影，兩者都承認兩性不單在戀愛這方面，就是在普遍人類的各方面也可以互相幫助的；最後，兩者都知道他們愈變為備善的及完全的人，則他們愈須彼此致謝。

在戀愛關係中得到了解是最難的，因為，在這方面女子比男子進步得多。然而女子的愛的理想已漸漸地成為少年男子的理想了。在另一方面，少女們開始更了解男性的本質，男子在那裏面受教化，獲勝利，及遭失敗的整個的世界，現在對於女子已不復是一個未知的地方了；她們以前對

男子的所作所爲之盲目的尊敬或盲目的對敵的態度，現在已經失去了。在另一方面，男子漸漸地明白爲家庭的舒適而做的家務，他們一向視爲女子的唯一責任的家務，不足以吸收她的整個靈魂，家事使許多願望未能滿足。因此兩性彼此都開始從自己這方面建築一度橋梁，橫過慣習及法律在他們中間握成的深坑。少年人雖然仍在默想那些難解的相反的性質，可是他們覺得有許多屬於人性的方面是彼此相同的。然而在伴侶的關係中，那種「武士的行爲」便消失了。這種行爲是少年男子應常常負起一切的擔負與責任這個理想中的各事項之一。現在，少女在遊歷時，慣常自挽行囊及付自己的一份費用。可是如果她確是需要幫忙的話，青年男子也如以前一樣甘心情願地幫她的忙，正如她也情願盡她能力所及的幫忙青年男子一樣；誠實的友誼替代了奪人心目的武士行爲。這種親睦的友誼，往往使少年男子對於女性的仁慈及享樂這種需要，在那些危險的年齡得到滿足。那時少年人會說，「一個少年人的生活，自覺的與不自覺的，有四分之三是性的生活。」最足以防止青年男子墮落的，莫如使他接近一個環境，在那裏他可以安靜地與自由地會晤少女，而不致遇到無禮的，打擾的家庭的監視，干涉，及盤問他的來意。如果在兩個這樣的伴侶當中，

戀愛的情感終於發生了，即使他們在一個試驗室而不是一個絕美的亭園內求婚，在愛情朦朧之中，也難免有錯誤的可能。雖然如此，兩者都有機會在許多可以看出彼此的性格的場合中互相觀察；他們不單用自己的眼光來互相觀察；而且還經過他們一般友朋的較精密的觀察。在另一方面，討論及互通音信往往使他們成爲意見及氣質相投而不是本性適宜的朋友。如果他們能及時發見這個事實，這是很僥倖的。否則結果必致發生劇烈的衝突，如果一個很強的個性想把對方模造成像他自己或像他理想的男子或女子一樣。因爲任何一個人，能清楚地愛惜他人的個性，這種情形，現在仍是很少的。然而因爲少年人從友誼中互相了解彼此對於戀愛及一般人世間的事情之理想及夢幻的原故，現在這種情形已比從前較多一點了。可是如果這些理想與夢幻真能暗示對方的性格的話，也只有友誼給少年人一個觀察對方行爲的機會——不單是聽他們自己說及自己的機會——少年人纔可以從友誼中真正地知道對方的性格。在喝茶與抽煙，奏音樂與讀詩詞的場合中，對自己的靈魂及他人的靈魂作這種分析。往往會予「有趣味」的男的或女的寄生蟲以陷被害者於牢籠的機會，而被害者遂在知識或戀愛方面——往往甚至在經濟方面——被

其吸盡了。

然而，即使這種思想的交換真能裨益各人，它會因為行之過度而變為對於工作，坦白，及理想有害的事情。無論現代對於性問題的率直的態度是怎樣的有益，對於人生的本能的討論——現在已成爲老生常談——也是危險的。這些關於人生的根苗的討論其危險之多，有如我們繼續地掘入樹的根苗來看它是怎樣長成一樣。

婚姻能够愈早完成，則因此而致失卻青春這種危險愈少；夫婦因彼此競爭生存的困難而會共同生長——正如一般夫婦一樣——這種希望也愈大。可是如果這種競爭的困難在青春還未完全過去以前便減輕了的話，那末在男子的生命中，便會遇到一個實用法文稱爲「四十歲的病態」(La maladie de Quarante ans)；男子需要一個新的戀愛經驗之危機。那些具卑下的戀愛觀的人——現在和一切其他時代是一樣的——之在暫時的，秘密的，結合中尋找這種需要，使現在那些具有高尚的戀愛觀的人遭遇一個最悲慘的分離。在這種情形中，經數十年的共同過着最親密的生活，共同做着最忠誠的工作，及數十年的互相諒解以後，做丈夫的把妻子趕出家門，以

便帶一個年青的妻子進來。這位青年的妻子，從不如那位被棄的妻子一樣做——也許永遠不能做——他的共同奮鬥及互相幫忙的人，可是她對他有一種神秘的魔力，一種在男女同學討論性問題，及服裝改良時代以前，少女對男子所具有的神秘的魔力！

現在女學生避免家庭的女兒前時的一種危險，就是由於沒事幹而發生戀愛。她們沒有時間，往往也沒有資財，來讓自己作戀愛的夢想。女學生中有許多貧窮的少女，她們不敢錯過一個學期的時光，因為她們得趕快自謀生計。還有，這樣的一個少女，她知道如果她屈服於溫柔，給養，這種熱烈的要求之下，則她的命運將會如這個或那個享受過短時間的幸福後便被她的貪新棄舊的情人所拋棄的女子一樣。於是她不僅為苦痛所籠罩而誤了許多工作的時間。一個悲傷的女子愈埋頭讀書，則科學或藝術所啓發她的它們的富源愈大，雖然孤寂，缺少資財，及衣衫襤褸，她仍覺得她的生命愈為幸福及充實。

女學生中也有許多如上述的那種頭腦的人，她們對於友誼及愛情的溫柔都不需求，不錯，她們生怕兩者都是她們的「自由個性」的一種束縛。她們參與遊戲，辯論，戲謔，與男同學在一起，開

心見誠的與毫不介意的，不管他們高興與否。所有這些少女現在都絕對自由地跑來跑去；甚至在羅馬語言的國家內，一個年青的女子現在也可以攜着她的袋或她的網球拍獨自外出了。因為那班仍未受到讀書的影響的人，會因遊戲而生這種現象。

因為男子之早就職業的原故，學生生活漸變為單方的，女性的伴侶生活。在這種生活中，女子彼此得為她覺得比男性更有趣，更值得取悅的對方而顯露她們的化裝術。甚至在歐洲，學生時代的女性的伴侶關係，有時是最親密的。因為一個少女與一個青年男子間的友誼的結果，往往是一方面發生戀愛或在一堆親密的朋友裏面，某甲鍾愛某乙，可是某乙卻鍾愛某丙，諸如此類。這類或有的事情是一個聰明少女所要避免的，因為它們可以損害及阻礙她的工作的。與女子結伴，她可以彼此交換意見而不致發生這種危險，這種意見的交換，可以鼓勵讀書，使教育淵深，啓發新見解，及引起一切新的推動。最少現在是如此，對於研究，解決問題，及理會思想的方法，男性與女性是不相同的，因此與女性結伴並不能替代了男女間的友誼。然而具有深且美的本性的人，在生命開始的時候，除了與他或她的同性發生一種友誼以外——在精神方面的意義上——往往再難有別



種的友誼；因為每種新的精神上的接觸，都成爲一個新的及困難的問題了。對於這種男子或女子，一個同性的友誼往往是他們學生時代最可貴的，最有利益的東西。一個環境良好的學生，往往以照顧一些孤寂的同伴爲快樂。在她的房間裏，他們從一個親睦的歡迎，幾朵鮮花，幾幅圖畫，一個開水壺，一個壁爐，這些事物中覺到那種爲震顫的學生們所渴求的親密的溫暖之氣——這種渴望往往把一個孤寂的，易感動的少年，從慘澹的學生宿舍驅到「粗陋的娛樂場所」去。現在當他離開這個朋友的小環境時，他的對於家庭的最甜蜜的記憶，他的最優美的夢想，都在打動他。而懦怯的少女也因此而肯定還有另外一個少女在掛慮她的不幸的命運。

在這種安靜的及較活潑的伴侶生活中，兩性不單對彼此能互相了解，同時對各種階級的人也能了解，而在若干歐洲大學裏面，這種伴侶生活是能使兩性了解幾個國家的人。一個細小的伴侶範圍裏面包括九種或十種人，這種情形是很平常的。於是意氣相投的堅強的顯示或優美的影跡，使各方面的生活都豐富起來；精神上的愛好及厭惡互相交錯；使人興奮的與使人感到約束的印象輻射八方。估量這種友誼的往還對於生活的豐富的影響，其困難之程度，有如估量一個風嘯，

蝶舞，蜜蜂鳴的春日裏的生活一樣，

在這樣一羣伴侶中，專心與犧牲的能力是過去的信仰，尤其在一個「少女留短髮而青年男子留長髮」——有如一箇滑稽家描寫在外讀書的俄國學生一樣——的國家內。兩個俄國少女，整個冬天只共同佔有一雙鞋子，因而永不能一齊外出，這種事實是表示大學裏最貧困學生的休戚相關的情感的大小事實之一。

當侶伴的生活完全採取咖啡館的探訪的形式時，女子便須反對。然而，喔，她們往往順着潮流而走。因為咖啡館的生活始初確曾對於智識有相當的琢磨的原故，在一個短期間，它是有它的可原諒之處的。然而當一把刀口已被損耗殆盡的時候，生命的技師便應停止磨刀；否則，如果他仍不斷地用磨石，最後他的手裏便只握有一把刀柄而已。從前只有青年男子，而現在則連少女也在未鄭重地用過她們的利器或工具前，已把它們損耗殆盡了，

.....  
男女同學的最蒙昧之點是，女子只有從那些與男子同樣的學科及試驗中表明她們與男子

同等的能力。女子希求在讀書及戲遊中得與男子一樣的熟練的這種渴望，往往產生身體上不幸的結果。由於對性的功用的矯枉過正的觀念之減少，及衛生的意念之增加，這些結果已漸漸地稀少了。雖然如此，智識方面的不幸的結果仍繼續存在，它們給與兩性的痛苦兩性是同樣的；然而因為少女的具有志氣及自覺力的原故，她們所受的痛苦也許更大。她們考試合格的代價往往是很高的。這種現象在始初的時候是沒有人注意的，那時女醫生仍被人驚奇地視為文化上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產物，而女子自己亦以驚奇的眼光自視。不錯，她曾因勤學及匆匆預備考試而犧牲了許多少年人的快樂，可是她也曾因此——如人們所想像的——獲得更大的寶物。不過，這種情形并不是常常如此的。在道德方面，有自覺的少女必然比一個往往在自衛這種不自覺的本能中虛度光陰的男子強。可是在任何的決定方向中，後者的智力往往會比前者保存得好一點。有自覺的與熱心工作的少女，滿腦子載着為將近的試考所逼的，而不是她們自己所甘心欲讀的功課。因此她們並未把匆匆預備的功課同化，結果它便不能增進她們精神上或智力上的生長。可是這種功課在腦海裏佔了位置，因而妨礙了智力的運動自由，及強逼本來的個性把自己壓縮，致腦袋內經過

很久纔有位置來讓它再次伸展——如果它不爲一切已被吸收的混亂的東西所阻塞的話。有多少少女是充滿求智的渴望及工作的精力而進大學或藝術學院的！可是過了幾年以後，她們會感到懨倦，除非她們遇到一個指導她們科學的或藝術的要義的教師。於是她們讀書的快樂纔真能如她們曾一度夢想的一樣多。不錯，也許甚至她們的祖母，在伊們須以爲「小女孩」而寫的小「教科書」來使自己滿足時，也曾夢想到這種快樂。許多少女現在因有些教師或男同伴之助而保有精神上的發展，這種發展，在前時，只有一種父女間，兄妹間的例外的關係纔可以給予的。

.....

當男子及女子可以在一起讀書時，則男性及女性以後在共同工作者之間的關係上，慣常會比學生時代兩性獨自工作時的關係好一點。誠然，男性的競爭者現在仍運用傳述她們的女競爭者的無能之方法——有時他們卻真心地深信這種說法。自然，他們也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男性競爭者。可是對於男的，他們仍有一「個人」的問題，而對於女子方面，則男子之所以指她們的工作爲次等，其唯一的證據就是她是「女性」。然而，就大體而言，我們可以說，男女同事間的關係也表

露出與普通學生生活相似的好的地方，雖然其好之程度自然比學生生活少一點。共同的工作，往往沒有給他們多少時間來彼此作有義意的意見的交換，而在做完工以後，各人又往往希望看見新的面孔。共同工作的影響，往往限於一性在他性身上所運用的改良的效果。他們互相為彼此效小小的勞役，每個勞動者也知道尊重他人的事業，或者一個勞動者因應派給他人的工作現在派在他身上而發怒！

如果女子做與男子同樣的工作，她往往便會因她所得的酬金較少而憤怒。可是如果一個想成立家庭的男子，因他所找尋的職位為一個在父母家裏住的，受較少的薪金便可以滿足的女子所保留而沒法獲得時，則這種對女子不公平的待遇，便已變為公平了。然而婦女運動者很容易地便忘記了這種事實。由於這種嫌隙而引起的雙方的仇視，在現在的經濟制度下是沒法補救的。婦女運動者可以要求同樣的報酬，然而，為婦女所羣趨的職位之供與求的比率一天是百與一之比，則勞工婦女一天不會得到這種報酬，受俸過微的婦女，對婦女運動者說「幫助我們獲得可以維持的生活狀況吧！」這種呼喚是徒然的。唯一的誠實的答覆是「有如男工以前的互相幫助一樣，

以工會及休戚相關的態度來互相幫助吧！」

男女在工作方面的競爭，只是間接地與婦女運動有關；它是社會問題一部份，因此我在這裏只略論之。

兩性間的競爭所引起的反感，是社會戰爭的一個原動力；如果婚姻的數目因這種競爭而減少，則這種競爭是一種社會的危險的事情。如果我們以為婦女運動是這種競爭的原因，則這個問題是完全假定的，喪失了父親或丈夫而不用在外工作也可以有充足的收入在家過活的婦女，現在已漸漸稀少了。此外還有別的事實，就是有許多男女都受同樣薪金的職位，僱主們因女子的較誠實及盡忠職位而願意僱用她。我們還須特別注意的是，甚至在中等階級的職業中，完全自謀生計的女子的數目也日漸增多——這就是說她們不是為補助收入而工作的，因為如果她們不工作，她們便會成為男子的負擔且也許因而致他不能結婚的。許多這些女子所最希望的是，能享受男子在理論上叫她們享受的「家內的爐灶」的溫暖之氣；可是既然沒有男子給她們以這種溫暖之氣，則她們最少也須有為她們的寂寞的爐火獲取柴薪的機會。

當男子宣稱「女子的有人生價值的唯一責任就是做男子的助手」時，他們須不要忘記婦女做這種職務的機會已漸漸的稀少，因為男子寧願不要女子的幫助，甚且覺得獨身的生活比結婚生活豐富。他們也該不敢忘記的是一大堆不願意或不能做工的男子強迫他們的姊妹，女兒，妻子去負起供給家庭的責任，同時這些女子又須先行「在家庭的安靜的狀態中，做男子的助手」這種事實。

無論婦女運動的論理往往是怎樣弱，它也不如男子的反婦女運動的理論弱。男性的愚笨，曾在這種論理中找到一個它舉行這種最不可思議的訓練之場所。文狂者的歇私的里亞病，平凡的男子之粗暴的威風凜凜的本性，一無所長的男子對於女子能力的增加之憤怒，對於婦女的競爭之混淆因果的發怒——這些都是現代男女間之對敵的原因。而最深切的原因是：女子愈被逼在一種與男子被逼去競爭生存時所處的一樣的社會狀況之下去競爭生存，則她愈失去那種她因之可以給男子以幸福及從男子處得到幸福的性質。結果，她們愛的吸引力往往減少，其所以減少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女子的工作，是因為她們的工作狀況使苦役的，精疲力倦的女伴，最後在男同

事眼中只成爲「中性的蟻。」有時她們真的如麥尼挨（Tennier）在他的“Woman miner”

——一個偉大的鼓勵思想的藝術作品——內所描寫的一樣，消失了一切女性的特徵。

現代許多極端女性的女子，因她們的女性被逼變爲中性而感到痛苦。而其他的女子則認這是一條走上完全人道之途。

然而，只有男子或女子能栽培及運用他或她做人所具有的能力，而沒有因此消除了性的特質，完全的人格纔可以成立。如果一個人的本性本身是與常態的性別不同的，這是一件悲慘的事，可是如果當代的思想使健全的本性變爲衰弱，而敦敦教誨不健全的本性時，這是一種罪惡。藉過激的女權主義——賤視女子常態的性的責任爲卑下的，禽獸的功能之過激的女權主義——而生長的，不是女子的本性，是變性的女子。

健全的男子之厭惡這種傾向，是正當的。在另一方面，錯認整個的婦女運動爲女權運動的一種變化，也是不當的，因爲整個婦女運動的本身，抱有一個爲母親及小孩的福利而工作的偉大的誠懇的願望。許多男子現在仍贊許以禮拜她自己的美做畢生事業的女子爲表現女性的最完善



完備的形式。這種自己的美的禮拜之附帶的現象是圍着祭壇建築廟宇的一種審美的教育。然而在這種完備的及似乎是興奮的形式之下，男子很少能找到他所尋求的東西；真正的婦道之以愛的與母親的熱誠來予男子以幸福這種渴望及能力。如爲她們的書卷及工作所獨佔的用頭腦的女子一樣，這種女子也讓一個真正的愛錯過；男子只是禮拜的獻祭的僕人而已，主祭司之擇選，並不是以情感的動機爲根據的。據說這種人，在美洲比在歐洲較爲普遍。可是幾千年以前，泰伯（Tiber）及尼羅（Nile）河畔都有這種人。克利把塔（Cleopatra）用女性口氣所說的『個性權利』的觀念，只能說是一種代表女子稀罕價值的權利——正如白的孔雀與黑的蘭草一樣的稀罕——不能將她變爲『婦女運動的產品』。

.....

.....

可是若干男子，如果他們曾被一個女子所欺騙時，便會以一種與女權運動者稱男子爲「壓迫者」，「腐敗者」——而沒有注意世界上充滿爲女子所敗壞或困惱的男子——的一樣的心

理來形容她！在這種公平的或不公平的互相控告當中——在那裏，「有才能的」男子對女子所保持的概論，其正直之處有如「愚笨」的女子對男子的概論一樣，在婦女運動的時代，兩性間的疏遠與接近的程度是幾乎相等的。兩性曾因戀愛及工作的競爭而疏遠；也曾因彼此的共同的事業及社會的活動——除掉男女同學——而和好。

歐洲的中等階級的婦女仍然很少參與生產的管理，因此我們不能決定她們是否已覺悟到新的社會狀況是婦女運動完成增進一般生活的使命之基本條件，關於她們之提倡較合人道的勞工狀況及較公平的分潤法的願望，我們仍不敢有所預言。在現行的制度之下，如男子一樣，她們須依照它，否則在經濟方面便陷於絕境。在公立的辦事處及同樣的工作中，情形也是如此。正如許多青年男子的做法一樣，在她們的事業伊始時，許多婦女想破除惡習及減輕儀式。可是她們遇到障礙，因此她們逼得如青年男子一樣的放棄努力；否則她們便被逼拋棄她們藉此獲得微少的麵包的職位。

大抵女子在慈善事業這方面的工作，曾予男子以對女子服務社會的能力下一個正確的估

價之機會因此男子便在一個比往往爲他們所忽視的家庭範圍更廣闊的範圍內學會賞識女性的熱誠與組織的能力，女性的精力與專心，女性的進取心與忍耐性。無數的男子——從兵士始，他們在克利密阿（Crimea）的醫院內真正地佛羅稜薩（Florence Nightingale）的女護士，落在醫院病房樓板上的影子——在最近五十年來，已知道自從社會的母性獲得相當的活動餘地以後，生命對於她們已變爲較親切了。在與男子合作中，女子愈不怕表現女性的衝動的，野蠻的性質來反抗不公平的與殘酷的待遇，她們對共同的工作的重要性則愈大。在這種共同工作中，最少現在她們仍具有一個較幸運的手藝——母親的手藝。

既然一件事實比一千句話還要叫人深信，婦女從社會活動得來的事實，在較近幾年來，已獲得許多男子擁護婦女參政。從抽象的權利這方面得來的爭論——無論它們對於每個納稅及遵守法律的女子都是怎樣的明顯——現在已落在「社會的功利」這方面的爭論之後了。

不單女子本身，就是男子，現在也援引女子有機會在社會服務時，她們所能成就的事業；他們指出有些改革之所以受阻滯或工作拙劣，皆因婦女在決定經費分配及制定法律的機關內沒有

直接的影響。

使兩性歸於和好一致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少年人之共同從事社會工作。制慾運動或民衆教育，或社會主義，現在把一大羣少年男女集合在一起。他們因此明白，如果男子及女子共同參與的話，則社會的及私人的勞動生活都會增加力量及財富。

.....

然而，怕女子從事政治生涯的男子是對的。正如它之曾經損害許多男子的最優良的特質一樣，這種生活也會損傷許多女子的婦女身份。既非女子的或男子的靈性，也非他們的次要的身體上的性質，可以抵抗他們私人的環境，他們私人工作狀況的影響。爲什麼女子就能夠抵抗公共生活的影響？如果男子是因替國家從事政治工作而逼得極端地忽視了國家的基礎——家庭——的話，那末女子又怎能不做同樣的事情？男女兩者之從事政治工作，可以裨益一般家庭，可是他們自己的家庭，則最少須有一個時候因此而受損失的。如許多男子所已經知道的一樣，女子將會知道她們參與政治生涯時所具有的新的熱誠及無窮的希望，不久都因黨派的壓迫，一般人的偏見、

投機及和解的需求而消失殆盡。正如現在許多男子爲了這些原因而退出議會一樣，許多女子也將會如此做法，如果她們明白她們所能够在那裏以自己特有的性質來獲取的東西是非常無意義的，它並不能賠償家庭因失去這些性質而蒙的損傷。

如果我們想女子的被選舉資格真正裨益社會，則母親的辭職權便須是無條件的，同時她們亦須明白，苟小孩仍在家內，則議會的訓令與母道是矛盾的；同一時代，一個家裏的母親同樣的不要因有選舉權而衝入選舉運動的旋渦內。僅投一張票與拿一張伙食帳單是同樣的不會損害一個婦女的手的純潔性的。

.....

因爲如果女子是要帶給社會組織一個真正的新份子，女子的母性使須被保存的原故，她得常常在私人生活中過活及工作，俾能同時在公共生活中也有用處。婦女所要發展的社會改革的天才，只有在一種新的社會組織內，只有它產生予社會問題以新見解的思想，尋求新工具的志願，與渴望新目的之心靈，方可以補充男子這方面的天才。如果女子在因男性化而失去直覺的與本

性的能力以前，便得到一切的公民權利的話，女子便可以文化進步，有如日爾曼人之驟起對於古社會之影響一樣。

總而言之，婦女愈早獲得選舉權，則我們可以期望於它的愈多。這一代現在曾為爭參政權而掙扎的人，都完全覺到有些改革須待女子以促其最後實現的。這代女子會在政治生活中始創一種新鮮的潮流。無論如何，我們可以希望從女子獲得一種政治生活中新的推動及較好的組織，正如社會生活已獲得的一樣。可是每一代與男子同受「政治訓練」的後起的議會的女子——苟現在的經濟狀況仍流行——愈來愈會為了經濟的利益而在議會有所主張，同時也會為了其他原因而做成與現在男子所做成的一樣的議會之弊端。正如惡男子之很少因有選舉權而失去惡性一樣，壞的女子也很少會因選舉權而失去她們的惡性。因此女子之參加政治並不足以——如若干女權主義者所斷言的——表示高尚者戰勝卑下者。它只表示以前在政治生活中並不活動的卑下的及高尚的勢力之大大增加，他們在那個較大的範圍內，彼此繼續地互相對立，時而勝利，時而讓步。雖然如此，男子與女子共同制定的法律，總會比男子單獨所能制定的較合於人道。關於

婚媾的問題如果由男女共同處理，則一定可以比現在單由男子處理較真切。男女共同考慮社會的生活時，其觀點必比男子單獨所能見到的更有意義。爲男女所共同組織成的政府會比以前的深奧。沒有一個會注意男女合作在前述的工作中所生的結果的人，會懷疑這點的。誰能否認女子的責任心會因有公民權利而增加，女子的見識也會因有公民的權利而擴大？同時她做男子的妻子及母親的價值也會因而增加？爲了那些與她有密切關係的男子，她本身的價值及對社會的注意都會增加的。前時的女子——在她看來，只要她的家庭興旺，社會崩潰是沒有關係的——只在一個極狹窄的意義上是男子的助手。在若干大的生死關頭，她往往只因完全缺乏社會的意識而背棄他。

很明顯的，議會的女議員不能限制自己只注意弱者的保護及新國民的教育等問題。女子愈專注於以公理反對強權，及以愛國心反對私人利益等主張，則這種主張對於女子本身及公共生活的利益愈大。然而，不幸，集中的方法卻恰好是現代議會制度所不提倡的；它所提倡的是分解的方法。

然而，女子自以選舉者及被選舉者的資格參與議會生活以後，至現在為止，她曾正確地表出她之傾向集中方法。她曾爲道德、制慾、及衛生等問題而努力；爲關於民衆教育及學校的問題而努力；爲母親及小孩的保護而努力；爲婚姻法的改革，及同類的事情而努力。那個有思想的男子可以斷言一切這些事情都不屬於「女子的範圍」或說這些及類似的社會的利益都已爲一個完全男性的政府所充分的照顧到？相反的危險已呈現於若干社會的區域內：一個完全「女性的政府」。然而，在現在這種公共生活的方式之下，無疑的，許多女性的能力會被浪費的。只有思想高尚的男子始創一種新的代表各種職業的利益之人民代議制時，女子的最高尙的職位——母道——纔可以得其道。

女子也得經過黨派政治的階段，俾能與男子共同達到社會政治的階段及最後達到文化政治的階段，這是歷史的發展所必經的路途。

可是女子不能一直等待這種發展之完成；她們須與男子共同完成它。正如最好的男性的勢力之早晚須集中來改變那愈來愈難維持的議會狀況一樣，最好的女性的勢力也將會在同一方



向努力，尤其如果做母親的因不單想喚起她們的小孩的愛社會心，且想為他們創立較好的社會環境，而深切地具有這種志願的話。

近年來，女子參政運動不單使全世界充滿了參政運動的會社，這種主張甚且曾在十八個歐洲的國家，在美國好幾個州的立法機關，在奧洲，在加拿大及菲律賓各立法機關內獲得多數的代。這個運動正在進展中，在愛斯蘭德如此，在意大利也如此，在日本如此，在南非洲也如此，誰以為它不能達到它的目的，誰就是不解政治。

當反女權運動的男子預言男子將不會如往昔之愛他們的母親、姊妹、妻子、及女兒，如果她們成了他們的政治上的對敵或競爭者。他們所預言的，就許多情形而論，是真的。政治曾使父與子隔離，兄與弟隔離。然而，只有政治的熱情勝過個人的情誼，或前者已把個性中可愛的性質毀滅了時，以上這種情形纔會發生。可是如果男子真能談愛而女子仍是可愛的話，即使她投票選舉不同的議會候補議員，一個男子也不會放棄愛一個女子的！在男子想以類似的警告來脅迫女子放棄的其他的事業內，這些預言也未得到證明。因為如果女子能保持她從和平、和睦、及仁慈等性質產生

出來的女子的美，她便能保持她的節制男子的力。決定男子的情感及行為的，不是一個女子所講的事情，也不是她所努力的事情的本身，是她做這件事情的方法。女子可以因一篇政治的演說詞而把男子迷住，也可以因閒談而把男子遣去。一個貧窮的勞動婦女可以不發一言便使一個男子在電車內讓位置給她。而這同一的男子回頭便可以粗暴地對待一個共同工作的，驕傲的與無能的女工。簡言之，女子怎樣使用她的權利，及權利怎樣影響她——就是這一點決定了她可以期望於男子的尊敬、同情、及愛的分量。

女子已失了她們的平衡力這個事實是無可否認的。此外還有什麼辦法呢？在最近半世紀中，她們不單曾與男子同受過自然主義（Naturalism）與浪漫主義的運動（New Romantic Movement），新康德哲學（New Kantianism）與高級鑑定法（Higher Criticism）卑斯麥與培培爾，易卜生與托爾斯泰，黑克爾（Haeckel）與哈特曼（Von Hartman）及其他等等的教訓，而且她們自己也極迅速地失了她們在社會的，為家庭所保護的，已佔有幾百年的地位。這是很明顯的，目前女子精神上的易動性一定比她們的一致性大；她們所佔有的文化的原料一定比她們

所能利用的分量多；她們生活的經驗一定比她們生活的技術更有意義。現代女子目前是一定不如男子前時的理想。女子這樣勻稱，而且是較變化的。然而持久的文化的進步，是不能以詩裏面的或前時的生活裏面的理想人物做比較來估量的。我們須根據某一時期的普通人物來估量它。我們這個時代的普通女子是比五十年前的女子較有生氣與較能適應環境，個人發展較大，對社會裨益較多。社會的意識因行動的自由而增加；生活的內容因參與普通人類的文化而豐富；精神的生活已變成較複雜，而表露這種新精神生活的機會也較多。

然而因為在這個時候，通常的男子沒有經過可與比較的發展的原故，他迷惑了，他離異了，結果他拒絕一個直接地及間接地為發展他自己的高尚的精神之氣質而作這種巨大的要求之運動。以前男子可以強迫女子忍受過分的干予，因此剝奪了她們受教育的機會，由這種教育她們可以同時考慮行爲的意念與行爲的可能結果。然而婦女運動現在已在兩性間引起一種分割的狀態，這種狀態有如水族池內的一樣，在這水族池內，我們需教導梭魚許可鯉魚也在那裏生存；每次梭魚突擊鯉魚時，他以他的頭撞障礙物，直至遏制的動機很強，我們可以把玻璃的內壁拿開時，

梭魚與鯉魚兩者便都和平地共同生活。

## 第六章 婦女運動對於婚姻的影響

若干女權運動者相信婦女運動在改編家庭的權利這方面所獲的效果甚微，這種相信的唯一理由是，曾一度為他們本身的利益而創設這種權利的男子，現在仍由於利己心而堅持不公平的待遇。這些女權運動者忘記家庭是種羣居的生活方式，在這裏面，習俗具有最大的權力。它發表的論調是與血統關係所發表的同樣的；它影響我們最深的本性，我們生活的最強烈的需求，我們心的深處的情感，因為這些東西都經過幾千年在家庭的影響之下發展的。在這方面不單求得紙上的改革，且求得有力的變更——就是，深種在一般人的新精神的狀態中的新法律及新習慣——這件事，比男子允許女子參與制法律那件事還需要。人們須經過無數循環更新的變化，以至最後達到完全的自覺以後，這種精神的疆土纔能建立。男子之所以仍舊是一家之主，是因為一切的經驗及社會的要素曾一度使這種安排成為對父親、母親及小孩最有利益的安排。女子將能使她

的關於愛的生活及母親的權利的新思想實現，以證明——不單在演講及文字中，且在有力的日常生活中——這些理想的重要的效果勝過現在通行的思想的。

.....

在最近半世紀內，在條頓民族中，家庭的生活已生重大的變化，而在羅馬語言的國家中，則十九世紀上半頁時為這種人民所特有的特性現仍存在。婚姻是由父親安排的，離婚被視為一種罪過或羞恥，父親的權威仍是無限制的，家庭各份子間的同類的關係——在快樂及憂愁中——是不能破壞的。然而，兒子對母親的情感——幾如禮拜聖母瑪利亞一樣的情感——及父親對小孩的熱情，往往是羅馬語言的民族，而不是條頓民族的特性。

在後者當中，個人主義的完成——始初在立法方面，再而在習慣方面，最重要的是在思想的方法與情感方面——曾改變了個人在家庭內的地位。五十年前，家庭裏面是團結一致的，女子在裏面是不佔重要的位置的，可是現在則家庭的各份子，夫婦、父母、子女都是一樣的不單在家內擁護他們的個性，甚至往往為擁護他們的個性而反抗家庭。妻子們往往引婦女運動的主義來作她

們自我主張的辯論。

誠然，在這百年間，許多已婚婦人已能在婚姻中找到表露她們的重要的常人的或女子的特性之機會，因而使它變為高貴。而提高妻子的位置這種自覺的努力，同時也以社會不能因她的性別而否認女子的任何——無論是婚姻範圍以內的或以外的——人權這個要求為開始。

個人主義已使私人的愛情代替了家庭的利益來決定一個婚姻的完成。為了她的人格及她的工作，女子漸漸地有更大的權利來希望她在婚姻中能獲得成年人的身分及與男子平等的法律地位。正對個人主義，進化論現在提倡對以私人的愛情來造成婚姻這種自由加以若干的限制，可是為了種族的更高的發展，進化論同時又提倡——與基督教的性道德相反的——新自由。這種新的人生觀已見諸實行了，由這種新的人生觀，塵世生活中的一切幸福與發展的可能性都得到一種新的價值與力量。

現代性生活的觀念的最極點的表現，是戀愛的理想主義。自“*La Nouvelle Heloise*”，出來以後，這種戀愛理想主義便為詩人及幻夢者所高高舉起，而世界著名的情人又指出這種奇異

的愛之可能性。婚姻的改革，除了受一切這些當代精神的影響以外，還受了婦女運動的間接的影響。因為這種運動震動了當代的精神的原故，許多平常的男子現在予他的妻子以法律仍未承認的家中的權威；不錯，許多平常的男女現在所希望於婚姻的事情，是五十年前他們同等的人所夢想不到的。如果我們把現在政治經濟的狀況對於家庭生活的最後的影響也加在裏面，我們便已尋到造成不可變更的經緯的線索了。這種緯線使現代的婚姻成爲一種呈雜色的與亂的織物，這種織物的模樣較最新的「摩登式樣」含有原始的東方的意味。

在這裏指出在婦女運動之下，婦女對於婚姻的更迭的好惡的情感之一消一長，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始初社會來了一小隊憎惡男子及婚姻的「男性的女子。」其後來了大隊的勞動者，他們忘記了所謂女子的人權，不單是指倚賴自己工作不倚賴婚姻的供給這種權利，也指履行性的職責之權利。其後又來了反對這種不完善的態度之反動力。在這個時代，女子的本性被稱爲一個「空囊」，它只有從男子處獲得它的內容：一種「血統的呼喊」，它從小處找到它的答覆。在這個時



代，除了求得甜蜜地過一種完善的生活以外，別無其他婦女問題。一種女子以不結婚的戀愛生活爲這種完善的生活，第二種女子希望過戀愛而沒有小孩的生活，第三種女子期望過有小孩而沒有結婚的生活，第四種女子希望過有小孩而沒有愛的生活——工作及小孩是生活的呼聲——，第五種女子只爲了小孩而需望男子，第六種女子只爲了男子而渴望小孩，而第七種則爲了自己而渴望男子與小孩兩者！

有些女子以爲在男女的普通戀愛的生活中，兩個人的靈魂也須有一種精神的人生價值，俾能互相充實及互相發展，這種信念便是「易卜生主義」。自從易卜生將這種理想的需求擠進當代的意識中以後，許多男子——不少女子——都感到一種精神上極端的緊張以後的輕鬆，如果他們所希望於彼此的只是「感覺上的完美的幸福」女子的「人格」、「平等」及「人權」等都是些陳舊的玩具，都被拋擲在廢物堆內。

這種返動力的反動力現在在進展中。正在這個時候——後來所表現的也是一樣的單方面的——她們爲了著重女子的一般人性而犧牲了本能的生活，爲了她的社會的工作責任而犧牲

了家庭的生活，爲了她的個性而犧牲了家庭。

在所有這些曲曲折折的運動中，思想較深刻的女子都不斷地覺到她們既不必爲了過分的發展女子的一般人性，也不必爲了過分的發展女子的女性而犧牲了她的其他性質；完備的人生，并不是指兩性的精神生活壓抑了性生活，或性生活壓抑了精神生活，是指兩者在第三種較高的情況之下獲得充分的補救及調和。由於偉大的愛情，非常的人已經創造這第三種的情況；可是現在只有非常人纔能獲得的，教育漸漸地可以使它成爲許多人都能獲得的東西。

這種偉大的愛，需求忠實。然而往往只有一方面——通常是女子這方面——經驗過這種偉大的情感。於是甚至她這方面的深切的專誠也不足以維持共同的生活。爲了防備內心的空虛而保持共同生活的形式——前時是這樣做法的——是與現代女子的戀愛的意識相反的。這就是現代女子——甚至現代化的男子——之所以漸漸的愈難下結婚的決心之最深切的原因。他們兩個人都知道吸引他倆的熱情與由他們性情的相合而生的同情是不相同的，這種熱情須不要太完備，致失了對戀愛很重要的意外的與神祕的東西。現代的女子問她自己，「什麼東西可以證

明一種戀愛的同情是深奧的，真實的，爲自然所命定的，與永久的。」她所問的是具有良好的理由的。如果兩個知道他們互相在用全副精神來使對方幸福的情人，強迫他們自己——各人在房間的一隅，坐在凳上——每日盲目地互相款待三個鐘頭歷三個月之久，這個試驗也許會防止了好些沒有同情的婚姻。可是這種試驗並不保證經過這樣一種集中的精神的交換而後結婚的人便可以維持長久。因爲人之精神在其發展的某階段中，好似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而對愛情則往往變爲祇求彼此得到滿足而停頓的。現在年青的妻子深深地知到婚姻對於每個新婚的婦人是一種什麼新的問題。想預先知道她將會遇到什麼困難，及善意與圓滑的適應是否能克復這種困難，這種事情，她明白是不可能的。她知道即使成文法使她與男子完全平等，即使她由於只參與一種具有較高較新的意念的婚姻而使她自己平等，一切內心的，最困難的，最深切的問題仍然存在。這種現象當然引誘許多女子變爲那些不望共同生活，只想望快樂時光的男子之所愛者，情婦。更多

的女子現仍不把戀愛幸福的機會劃入她們的生活的計劃中，因爲她們沒有經驗過她們所夢想的理想之愛，或者是不能使這種理想的愛實現的原故。（註一）

有時她們對於愛情的持久及靈魂的結合之懷疑，決定了她們一生，有時她們對於個人終身事業的渴望卻成爲她們這種決定的原因——因爲這些女子曾爲這種終身事業而苛刻地受苦，而被剝奪了許多快樂，而努力奮鬥的原故，她們都非常珍重它。她們覺得完全棄絕了戀愛的生比受如中世紀所謂「四馬分屍」的死刑——受職業、丈夫、家庭、及小孩的瓜分——的痛苦較爲容易。這種結果往往證明獨身生活比妥協的生活較高明。如果一個未婚女子的工作是沒有個人的特徵的，如果家庭是不需仰給於妻子的收入的話，女子便在結婚後放棄她的職業，這種事實，比比皆是——最少在歐洲是如此。

然而較高的戀愛理想主義已開始反對這種犧牲，並因而與女權主義的保守的方針發生衝突。這種保守的方針，在計劃使妻子與丈夫平等當中，堅稱現在的家庭是妻子及小孩的保護物。

這就是被新理想主義所指謫的見地。因爲所謂「保護」也者，其最深的意思是指男子買愛，女子賣愛爲道德，而指男子買愛，女子買愛爲不道德的。這種關係上的「保護」的結果，使少女的「貞操」與未有性的接觸的體質同義，妻子的「貞操」與肉體的忠實同義；而少女及男子的「貞

操」則以一個完全不同的觀點來評判。

這種「保護」的關係也曾生出一種思想，就是女子不能像男子一樣的公開地表示愛情，除非他是自重與貧乏的，而她則是富有的。只有當男子方面停止了供養的責任時，女子纔能如他要求她一樣地要求男子貞潔及忠實；於是她便可以如他一樣驕傲與自然地表露她的青春——她的愛——而不再如現在之以巧好的虛偽來在婚姻市場中增加她的需求。當婚姻範圍以內的或以外的贍養仍是「佔有」女子的一種代價，則男子將目女子為「他的」，她愈服從，則愈能滿足他的所有權的感覺。現在的婚姻已成爲只是一種習慣，一種尋常的死態或昏迷的狀態，因爲雙方都不須勞擾自己去維持對方的愛情。只有當女子可以因她的工作而過着一種適合人類的的生活，只有當沒有一個女子出賣愛情，而每個女子都可以自由地給與愛情時，男子纔會體味到完備的女性的專誠是怎樣的。當沒有一個男子能「佔有」愛情，而每個男子都須保留值得愛的性質俾能被愛時，女子纔能體味到男性的專誠所能達到的溫柔與優美的情感。

這種最純潔的與最熱誠的戀愛的理想主義是將來的道德。然而實現這種理想的辦法并不

是——如現在許多女子所相信的——母親仍繼續她們的謀生的工作；是我曾在別處指出的那種辦法。(註二)

然而，這裏我們所須討論的只是那些起於現代的婚姻的精神上的際遇——無論妻子已保留她的工作或已拋棄她的工作。

甚至有修養的現代男子，對他的妻子的人格表示欽佩與同情的男子，也往往企圖在她身上找到哥德曾以第一等的辭句來描寫的「女性」：細密有城府的、冷靜的、強壯的、克己的婦人，和諧地信任她的慈祥可愛，純屬自然，具有一個「美的靈魂」，留心，有創作力等本性，可是她只用這一切的天資來創立一個家庭。當他想「贖養」他的妻子時，在戀愛中的現代男子都希望保證這種創作的職務，並請求他的妻子放棄外間的商業的工作——他預料會危害他們兩人所夢想的美滿生活之工作。保護她的新的自覺的個性及她的深奧的教育，同時又保護「舊的」專心的女子，通常都明白男子這種希望。她雖然有她的理想主義，她也選擇他所希望於她的事務，如果她的工作不是具有十分特殊性質的話。如果她曾與她的丈夫從事同樣的工作時，她便把她的才能改用

於了解他，及將他的一切興趣看作自己的興趣；妻子曾與丈夫受同樣的教育，可是後來做妻子的卻整個的專心於家務，這種婚姻慣常是現代最幸福的婚姻。可是如果她外間的工作與家內的工作之重要性是相稱的，則她於取捨之間便感到困難了。如果她具天賦的生產力，則現代的男子便很少會表示這樣一個希望，而在這種情形之下，現代的女子也不會答應這種希望。然而因為有才的女子通常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戀愛的與普通人的需求之完人，所以她往往採取折衷的辦法。她在戀愛，在母道中，找到新的顯示；而在她深奧的本性中，為母的功能之生產的成分對於她的創作的才能是具有一種鼓舞的影響的。因此暫時為母道所減少的精力便恢復了。她良心上的不安——因為她須把許多關於照顧及教育小孩的事情委託他人——便會平息，當她覺到她已屢次予人類以更優美的貢獻，而她的本性也因雙層的創造的動作而臻豐富與成熟，致她對於丈夫與小孩的重要性比她放棄她的使命來取悅他們時的重要性更大。然而，她的愛的情緒與她之從事不能表示愛的——在強烈的精神的創造中——工作的每日的衝突，是這些思想所不能防止的。在這種時候接近小孩，實在是太費精神了。既然一切的創作都需要自私——指專注於個人自

己的需要俾能有生產力地工作及潛心於工作中——而一切愛的關照又需要勤敏地注意及所愛者的需求，則這種衝突使一定永久地存在及不能解決。

抱着這種信念，許多具有天才的女子都選擇那種較小的衝突：結婚不生小孩。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關係往往是這樣發生的：一個多情的男子第一次因一個女子的工作而為她所感動。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個男子往往是較年輕或較未成熟的。在始初的時候，這種結合使男女兩方都感到非常非常的幸福。可是後來總有一個時候他會覺得有天才的女子的個性太強了；他覺得自己為一個有創造的個性之一切銳感及躁急性所困頓了。豐富的精神上的交換，他已足夠了，他現渴望一個只是鮮豔的，快樂溫柔的，順良的妻子；最能迷惑他的將是那種現在不多見的「純潔天真」的女子了。

在另外一種情形，則是做妻子的感到疲倦，當那個男子既不復能與她俱進，又不能予她以新的興奮時。天才女子與天才男子的戀愛生活表現兩種狀態：在一種狀態之下，他們為彼此相反的性質所吸引，在另一種狀態之下，他們則因精神上的相投而互相吸引；在一種狀態之下，他們找到



感情、親密、本性；在另一種狀態之下，找到精神、熱情、教化。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它們的程序是會改變的，然而這種現象則是循環的。男女兩者所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期望於戀愛的，並不是另外一個相愛的人，而是一種興奮的工具。

有一件事情是我們所要聲明的：一個女子，她的本性愈豐富及才幹愈大，則她對於決定一生的愛情愈其看重；有一個時候，這種愛情使她的生活變為荒涼，在另一個時候，這種愛情又使她的生活變為豐富。因為有天才的女子比男子難去開她自己的定運。男子可以在熱情中丟他的定運，而不致使他的工作力量受影響；反之，女子——甚至天才的女子——則較容易在幸福中失了她的創造的衝動，在不幸中失了她的創造力。

就此問題的關連處視之，我們可以回憶起許多最有才能的，最進步的現代的女性并無半點創造，只成為法國人所謂「偉大的鼓勵者」(Les grandes inspiratrices) 誠然，這些女子並沒有如中世紀的「淑女」之受武士及詩人的遙遠的崇拜；可是由於她們之能在一種現在所謂「愛的友誼」關係中，傳達她們的優美的人格的原故，她們具有一種如俾阿特利期(Beatrice)

一樣的影響。這種影響現在與一種深具同情心的愛相同，然而在有些情形之下，它很少能達到結婚的。我只須提理查德發格納 (Richard Wagner) 的名字來使兩個這樣的女子出現，其中一個是他的妻子，她的個人的超卓之處勝過當時一切獨自創造的女子。然而世界上也往往有比較平常的女子，因她們的女性特有的說服他人，散布思想，變更見解等才能，而成爲一個偉人的思想的宣傳者。如果將來因妻子的熱心於自己的創造而失了這種教化的成分，則是一件可悲的事。

婦女運動中的一個常見的爭論，是說兩個在同一職業中工作的已婚的人有互相了解的最良好的機會，結果他們得到幸福的機會也最多。固然他們可以共同談及與自己職業相關的事情。可是這就是勞動男子在家內所最不需要的東西；他願意在家庭內找到工作後的休息，或最少一種對於他的工作的煩惱或快樂之不自私的，直接的同情。當一個共同工作的已婚者恰好需要這種同情時，對方也許是因爲太忙或太疲倦而不能發生如對方所盼望的新鮮興趣。或者一個遇到失望的事情，而對方則遇到快樂的事情。那末一種真正的同情便更難產生了。除了這些相抵觸的心境以外，還有那因職業相同而生的無意的，不得已的競爭。妻子有許多病人，而丈夫沒有；他的畫

被人稱揚，而她的則爲人所唾棄；她從戲臺得勝地回家，而他則在失敗後歸家。在工作的時候，一方面的批評往往使他方感到煩擾；在工作完畢以後，報章上的批評擾亂了兩者的和諧。愛情想把他們融化爲一個，而外界則強使他們時常感到彼此已經分開。在開頭的時候，他們想：「我們當中不會發生任何事故的。」可是如果兩人不具有一種稀有的溫柔及稀有的優美的精神，則不久他們彼此間便冷淡起來。只有當做妻子的——法國往往如此——把她的能力用在丈夫的事情上，這種共同的事業纔可以避免競爭。

無論丈夫與妻子的職分是否相同，家庭也時常會因妻子的商業的或職業的工作而發生困難，因爲她很少能找到一個人代替她負家務及母親的責任的。當丈夫看見家內處理不善及小孩教養不善時，他便設法用他的力量來幫忙或——較多如此的——在家庭以外找尋安慰。可是即使這些障礙物可以由另外一個女子掃除清楚，那種事實仍然存在，就是做妻子的因爲工作的原故，一定要求男子方面的犧牲，正如他的工作時常需求妻子的犧牲一樣。她往往因爲丈夫沒有可利用的時間而逼得捨棄他的社會，他的顧念與溫柔。現在每個已婚的人都顧念到對方的餘時及

一切其他的工作的嚴厲條件。可是與這些好的結果並立的有那種有害的事實，就是各人都壓抑他對於對方的同情心的需求，及表露自己的同情的願望，當這種接受及給予同情的舉動會妨礙工作時。如果這種情感變成一方的或兩方的真正的熱情的話，這種熱情便會使他對一切與工作無關的事情失了辨別力，結果遂輪流地惹起快樂或痛苦。這對已婚的人每人都因心境而使對方感到煩擾，同時每人都需要對方的撫愛。這種彼此都不能給予對方的溫柔，他們也許可以在第三者身上找到。

可是如果工作並不具有了不得的吸引力，或夫婦兩個都是理智的，而不是多情的人，則同事間的婚媾便會變為美滿的。每人都得對方做一個有智力的，有辨別力的朋友；共同工作是有趣味的，男女兩者都不給予或要求對方所不能報答的東西。妻子的教育使她成為良好的家庭組織者，這個家庭因此便是安適而無工作的痛苦的。如果這種工作並不使任何一方面感到過分的疲倦，在相當的工作時間告終以後，兩人便精神上很自由地在他們分負責任的家庭內相見——苟他們沒有小孩，則這種家庭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工作也是很容易進步的。當小孩來了的時候，甚至在

這種婚姻裏面，做妻子的也便開始過着一種能力所不及的生活了。

然而因為自然爲了種族的利益而往往使相反的個性互相吸引的原故，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富於情感且愛小孩的丈夫，配一個視科學爲人生最有價值的東西的妻子，看低情感及目母道爲一種禽獸的功能的妻子。做丈夫的得把渴望小孩及溫柔的心放下，去參與一個女學術家的成敗。或者我們看見一個妻子她夢想與她的丈夫過一個親密的生活，且爲這種生活而犧牲了她的工作；然而這種生活卻因丈夫的專心注意於藝術而整個地被破滅了，做妻子的便得受二重空虛的痛苦；沒有工作及沒有幸福。然而我們又看見有些實例，在那裏面做妻子的爲了經濟上的需要及爲了想賴她的年青豐富的精力來履行一切義務的原故，而仍保留她的工作。她可以做這一切的事情，可是有一件事是她所辦不到的——就是在極端勞頓的情況之下，保持她的美，她的魔力，她的彈性。或許她是屬於新婦女中之最高尚的一流，她們對於自己，男子，與愛情都看得很重，因爲過於驕傲與專一的原因，她們甚至於連最低限度的修容行爲都辦不到，而盲目的信賴於精神和調的結合力量。但是或許有這一天，當這些剛強與各方面聰明的女子除了給男子自由以外，別無所

有，就是根據男子的感覺與幻想所需求於妻子的一點魔力也不復存在。不過，如果那個男子不是一種看重日常家庭的慰安的人，而是一種需求更新的人，則妻子之因工作而暫時離家，便可以保持這種關係永久新鮮。這種現象是假定她知道爲其他這種女子所不知的事情：給予愛的方法，須使男子時常希求更多一點；不單做朋友，還須做情人；不單能作莊重的談話，還須能戲謔。現在經過許多試驗的妻子，對於男子需要那種「服侍」這點，往往是深深誤解的。她們的祖母的簡單的智慧是：多多的給予，可是不作任何的需求，時常以溫柔及謙卑的態度來服從男子，永不在他面前表出自己自由的，自決的個性。現代的妻子，神聖地深信婦女的權利與自由，她們對保持她的個性一點比取悅她們的丈夫還重視，她的所需求的數量往往比她所遺贈的質量還值得人注意。現代婚姻之結果良好，表明現代丈夫的適應性已如前時妻子的適應性一樣的了！

當妻子具有一切婦女的新要求，而丈夫則具有一切男性的原始的本能時，這種婚姻便已是絕對的破毀的了。使每個性的關係密切地結合或深深地分離的，是各人本性所具有的戀愛的強度。現代男女間戀愛的強度的不同，使她們彼此愈離愈遠，這種離異，破壞了現代無數的情人，同時

又成爲一般男女對於婚姻的態度的一種重大的影響。戀愛得體的女子以仇恨的眼光來看現代男子的二元的戀愛本性。這種二元的本性，以無數極細微之點來在三種特有的狀態中表明自己：對戀愛作無窮無盡的討論，可是精神上或官感上并不能爲這種討論所打動；只能作官感上的戀愛，不能發生精神上的戀愛；最後看低官感上的戀愛，而只期望着「精神的愛。」對於發育完備的現代女子，注重空談，注重動物的本能，注重制慾的靈性，都是一樣的可厭的。可是有時愛情的薔薇色的烟霧，可以使這種女子在上述數種中的一種戀愛裏面，爲自己創造一個幻想。這種事情往往發生於一個強有力的，對於外表使他迷惑的女子之精神上的原質毫不觀察的男子身上。於是這個現代女子的悲劇便如黑培爾 (Hebel) 在「朱提斯」 (Judith) 劇中所顯示的一樣，她的女性本體爲這種有力的男性所吸引，而這種有力的男性則又是她的原性所仇恨如死敵的。因爲按照她的個性，她之佩服男子，只是佩服他的精神上的能力。而在男子這方面，則深悔自己不選擇一個「舊式的」美麗柔和的少女，她依時地爲他準備餽饌及願意地與他共牀；一個「易卜生沒有把幻想放進她腦海中」的女子，她「沒有讓自己因女權主義的空談而去作愚笨的事情。」

同樣的男子及許多其他的人，把婦女運動之要求已婚女子有財產權及在家工作的妻子有指明的收入，這種行爲也列入這種「愚行」中。然而，做妻子的須捐輸了她的財產或酬金來做全家的管家婦——這個結局，是那些堅稱「當男子須爲全家而工作時，他便成爲一個奴隸，可是做妻子的則可以保留一切爲她所有的東西，」(Strindberg)的反女權運動作家所忘記了的。

在結婚以前，因她的工作而自立的現代女子，想及問人要錢的時候——甚至在最幸福的婚姻中，也是個最痛苦的時候——便感到非常憎恨，結果這種懣討的心情有時遂使做妻子的決定繼續她的工作。反之，如果她放棄了這種工作，她前時的自立的自覺力往往使她變爲非常易感，結果丈夫對她用錢偶有異議——無論是怎樣微小——她便覺得受委屈了。好些男子因妻子的不合理的要求而後悔他曾請求她放棄她的工作。在另一方面，也有好些女子，她們繼續她們的工作，因而只增加了一個一無所長的男子的無能。雖然在許多國家裏面，法律現在允許妻子自由處置她從勞動得來的收入，可是在上述那種情形之下，這種法律的規定是沒有什麼裨益的。縱然如此，



「如果男子吞併了他的妻子的錢財，他也是得到她的同意的，因此更改法律是無益的，」這種斷言是可笑的。因為，是法律予他以這種吞併權，抑或是他強取這種權，這個分別，對於男女的相關位置，關係甚大。可是就這種及其他情形而論，婦女一天為內心的不自覺的力量所推動而去作那些與她們的自覺的個性不相合之行為及犧牲，則婦女運動便一天不能解放她們。一件婦女運動已經成功並且可以繼續成功的事情，就是男子的過分的侵佔不復有法律的保護。

在另一方面，有一件事實是我們不能否認的，就是未婚女子的個人的及經濟的自立做成一種妻子，她們在婚姻中表出非常自私的行動，可是她們仍不斷地責備男子的自私自利，她們自己並不表示多大的專誠及精細的情感，可是她們卻把眷顧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這些妻子就是五十年前男子稱為「磨具」的。可是，缺乏溫柔的舉動——有些女子通常是因生產的關係而生的——已成為現代女子的無可約束的習慣——至少在少女自由的時代是如此。她的不對丈夫「屈服」的決心所得的結果，始初是一種武裝和平，其後是戰爭。在這種戰爭中，妻子的工作是一個彈丸。「我有我的工作，我為什麼要留在這裏供人使用及受痛苦呢，」她問自己。當發這類疑問時，她

們往往只有一個答覆。

子女子以謀生的機會，有一個無疑的益處：就是女子可以因此而再次在家內獲得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是前代既不在家從事生產的合作，又不擔任母親的義務的女子所得不到的——她們為男子輕視為既不如她們的生產一切家計的必要品的祖母，又不如她們的現在自立自給的孫女，只有社會報酬做母親這種職業時，女子纔能覺得這種職業是自給工作的一個充足的代價。

我們這個時代還有另一派佔人數很多的女子，她們對於她們的工作問題認為是再無選擇的餘地，因為搬遷到別的地方，或因為她們覺得新家庭的工作太多，須屏絕思念一切關於外間之事物的原故，她們的工作便必須放棄了。以為工業使現在妻子在家庭的工作變為多餘的人們，只是指大城市的家庭工作，而且往往只是指大城市的富裕的家庭的工作而言——在那裏他們可以較廉的價格來買一切妻子的工作可以產生的東西。可是在鄉村裏面，在各種階級內，母親須為工作的指導者；在所有鄉村裏面的中等之家內——如在無數貧窮的或不甚富有的都市的家庭裏面——母親的工作往往仍是必需的，而且是比她在家庭以外所能獲得的更為上算，因為成熟

的現代女子往往比前時的女子更能理智地管理家庭的原故，其結果更是如此。

前時的母親只知道家庭的工作，現在的母親在未婚及自給時，往往會享受過行動的自由及發展的機會。這種自由與機會，她們現在也許因家計的責任過重而失去了。母親的工作，現在更因僱用工人——至少是能幹的工人——的困難及奢侈的要求而加增。這種情形的結果，使家內的溫存之氣減少，而當代的「家內的窗戶大開，家內充滿清涼的空氣，竈突之間無人匍伏」等口號的表示，又使家內的親熱與和睦之氣消失。不錯，工作過度的母親往往自己主張全家人離開家裏，到娛樂的地方去開宴會。這些宴會曾一度為小孩們對於家庭的最幸福及最快樂的回憶。

多數有教育的現代婦女之專心從事某種——往往數種——社會事業，更加增了做母親的勞頓。甚至這種辦法是出於純粹的利他主義，其動機也不能防止這種利他的行為變為一種會如疾病一樣地致人於死地。這種死亡與其他因忽略衛生所致的死亡是一樣的不道德的。除非滅亡是他履行他的義務的條件，誰也沒有為利他而死亡的權利。可是就許多情形而論，這種起因是由於對家庭感到不滿足的女子之多方的參與社會事業；不是利他主義的一種結果，而是希求權力

——家庭內曾一度使之滿足的權力——的一種表示。或者它是現代一種神經病的特質。在十六世紀的時候，忠敬私的里阿的女子都被視為女巫，而受焚燒的死刑；現在她們則為一種活動而「犧牲」自己。這種活動實在於她們以一種變化，一種使人醉心的名氣——簡言之，她們所需要的生活的刺激。可是甚至健全的，誠實的，及有自覺力的女子也被婦女運動及社會工作驅使去推開真的責任而擔當假的責任。如果我們不正式地詢問做妻子的及做母親的她們能做什麼，而非正式地把同樣的問題來詢問做丈夫的及兒女們，則這些問題——如果他們確是誠實的話——會證明她們須予這種利他的活動以一種代價的。

自從已婚婦人的工作到了家庭以外去——自從婦女運動及社會工作開始以後——我們很少找到一個完全健存的、快樂的、和諧的妻子及母親。現代婦女的不斷的訴苦是她「永沒有時間。」那些完全不工作，過着奢侈的生活的少數的女子，當丈夫不安地工作來供給那種永不離去的奢侈生活時，便費整天四分之一的時間來打電話去訂裝飾、探訪、及娛樂等約會，而這種約會又把她其餘的四分之三的時間佔了。而其他的婦女則為家務所累贅或為家務及謀生的工作所分

身，她們怎會找到餘時！

她們便沒有時間來作無數細小的溫柔的——加增了人與人間的關係的——表示。一個法國的母親，她自孀寡後便賴自己工作來養育她的小孩，及至她的兒子長大成人時，她從他那裏得到這樣的批評：「你從未有愛過我們。」已經來不及了，當她明白「談愛是需要時間的，」只覺到愛的情緒，及只顧大體本着愛心而工作，是不够的——不錯，是不够的，愛是必須表白出來的。對於表白愛情這一點，現在的困惱的母親是沒有時間及安靜的心情去做的。

以前，只是丈夫及父親沒有時間；妻子及母親都有時間，因此她們便可以保留家庭的親熱之氣。可是現在！

不錯，現在有許多婦人，因為自己要求很少的原故，而以爲自己已履行了四重的責任。其實，她們所已履行的四重責任，沒有一種是履行得完全的，她們有時不理一種責任俾能完成其他的責任。沒有一個女子能同時盡妻子對於丈夫，母親對於小孩，主婦對於家務，婦女對於工作等義務的。對於履行最後那種義務，一個已婚的女子因現代的競爭而更感困難。工作愈妥善的人則工作愈

多這個事實，往往使她無法把工作與料理家務的時間作一個準確的與合理的分配。

除了一切這些因事實而發生的困難以外，最後還有那些爲「當代的精神」所惹起的困難。例如，一個妻子已決心放棄她認爲不適宜於她的家庭的職業，可是她仍不能安頓。「當代的精神」的已婚女子需能照顧家務，同時也需能完成外間的私人的工作這種要求，使她困惱。做丈夫的，也因受了「當代精神」的影響，而有同樣的感想，或看見他的妻子因愛他的原故犧牲了發展才能的機會——他個人也許會對這種才能發生過興趣——而感到痛苦；她那種對於職業的渴望復生了，她再從事她的工作了，結果如果她努力抵抗開始做母親時的衰弱，則她及小孩後來都必定受損害。或者她過一種永久的過於勞頓生活，最後因勞頓到極點而生出神經受傷的狀態時，則整家都須共受她的痛苦。如果她能平靜地按照她的本能在家內打一個根深蒂固的基礎，及以她與年俱增的愛來發展及充實她自己的話，則她的重要的價值必會因而永久的增加。現在她已爲當代的偏見所迷惑。這種偏見的唯一效能，就是使那些爲偏見征服了的人能够很堅決的不顧一切事實。

因若干女權運動者之宣傳這些當代的思想，我們看見愈來愈多的婦女，她們履行她們的

「社會的義務」正如電報桿之施行它們的功能一樣的機械；而實則她們可以履行這種義務，如樹木的生長於花園一樣：開花的，結實的，愉快的，使人愉快的。

(註一)在美國三分二的大學畢業的女子不結婚，而以俱樂部的生活來賠償家庭生活之缺乏。這種事實自然是做成這個理想的一部份原因。可是其他的動機也是這種理想的成因，由完全委身於有益人類的一生的事業之一這個願望，至精神上荒蕪的少女之不願負責任及受約束這種利己主義。

一個最近在北美住了半年的視覺敏銳的批評家，證實許多人曾講過的話：女學生及做工的美國少女都誠心誠意的專心栽培她們的美貌，研究她們的服裝，與賣弄風情的事，在她看來，這一切都是「美術」，能達到這種「美術」的目的便足夠了，可是在歐洲的女子看來，這些藝術慣常仍是種引誘男子結婚的工具。讀書或工作往往使歐洲的女子在表面上變為較少「女性」——雖然靈的靈魂時常保護充分的戀愛能力——在美國，則情形完全兩樣，外表是一個使人迷惑的女性，可是靈魂已不復為戀愛而顫動了。毛茲利 (Maudsley) 三十年前在講及「中性的蟻」時已經預言的性方面的不能生育，現在一部份已經實現，一部份為女子所自由地選擇。在歐洲一個個為了讀書或工作而放棄戀愛的年青女子，忽然為一種不可抵抗的熱情所占有，這種事實是常常有的；反之，在美洲，這種事情是極端稀少的。女學生輕視那些受教育較少的男子，他們通常因需謀生而早一點終結他們的學

業。女子在她們的同性身上較容易找到她們所需要的同情心。未婚的女子得到與已婚的女子相同的社會地位，於是不希望有小孩。如果她們最後結了婚，而通常就是因為男子予她們以一個比她們自己能創造的較顯赫的地位，於是那個男子便被視為及看待如一個為她賺錢的人。

毛茲利同時聲明年青的學生或女工通常都比那些較年老的婦女，尤其那些力爭婦女權利的婦女——她們往往沒有讀書可是在結婚與母道，自我發展與社會工作的生活中長老的——較少創作力，較沒有個人的重要性，較沒有個人的發展。有趣味的重要的美國女權運動者都是介乎五十歲與九十歲之間的婦女；雖然有卓越的學問及對於工作的造詣極深，現在享受前一代的工作的收效之現代女子，仍是一個缺乏女子的條件，缺乏做人的條件，缺乏特殊的個性之女子。

這些完全新鮮的觀察，在我這本書刊印的時候傳達來我處，我覺得它們有力地證實了我的見解，所以在這裏把它們復述。

可是在法國及其他的地方，母親們告訴我們她們的女兒是如何的聰明，有智力，及興趣廣博，而同時又是如何的好批評，如何的不為熱情及狂熱所擾。現在許多母親所憂懼的，不是她們的女兒之急速的有愛情的結婚，而是一種沒有愛情，而自私自利的聰明的結婚。

(註1)見“Love and Ethics”, Ralph Fletcher Seymour, Chicago, & “Mother and Kind”, published



我的計劃是國家向做父親的作特別的徵收，以給養小孩及賠償母道的損失。

由社會上之各種制度，從事母道的保險，嬰兒乳汁的分發，養育小孩與供給小孩衣服，及許多同性質的社會的努力，都已表明父親之供給不足給養育青年一代；而母親的照料也是不充足的，這種照料現在已為其他如托兒所等工具所補充。可是當小孩最後不知不覺地成爲「一家之主」時，社會便得酬答母道。於是婚姻只是指兩個人以愛情的根據及以做小孩的父母之資格來共同生活。母權在法律上將替代了父權，可是在實際上，做父親的將繼續保留他個人可以運用的一切對於小孩的影響，正如現在的母親所做的一樣。

在這種情況之下，私生子是不會有的；沒有母親會被逼放下照料柔弱的小孩的責任去賺她們日常的面包；沒有父親會避免他們對他們的小孩所負的經濟責任，及不能因社會之推逼而最少履行現在禽獸比人還履行得安善的父親的責任；盡他們的本分來給養後代。沒有母親會爲她們自己的及小孩的贍養而需要與一個粗暴的男子同居；如果分居，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母親也不能被人奪去她們的小孩，除非她們本身不配做母親。簡言之，社會須以較高的標準去恢復文化較低的階段所創設的安排，自然自己創設的安排；母親與小孩是最密切地連在一起的，他們在一起首先組成一個家庭，而做父親的則由母親的或他自己的自由意志去加入這個家庭。



## 第七章 婦女運動對於母道的影響

因爲它增加了婦女的教育與她個人的責任心的原故，婦女運動直接地及間接地促成法定的與習慣的結婚年齡之延長。自少女運用腦筋與男孩一樣多的時候起，在身體的發展上，她們不復能與男孩并進。可是當現代少女完成她們的學程時，在身體方面及心理方面，她們都比她們的祖母發育得普遍些。對於生活的各種困難及實在情形，她們比較知道很多，對於性生活，她們也知道不少。這種知識使她們不願意太早擔任做母親這個嚴重的與困難的職務。她們比上世紀中葉與她們同年的少女較需要真理及教育，而較少傾於戀愛的，空幻的夢想；她們對於工作的渴望與對於社會的情感確定了各種目的，她們也竭全力工作來達到這些目的。因爲，如上所解釋，兩性彼此的吸力是多方面，而不單是戀愛一方面的原故，少年人對於他們戀愛的決定是較小心，較選擇的。現在最優美的少女都爲尼采的結婚的觀念所感動，這就是說，結婚是兩人意志之結合，由這

種結合可以產生一個比他們自己更偉大的新人來。可是她們的快樂并不在「男子情願」；而是她們自己「情願」，尤其重要的是，她們有意志來為她們的小孩選擇合適的父親，不單是為了她們自己，也是為了小孩。

如果那直接的，「盲目的」色慾的吸引真是最合乎本能的選擇的話，則現在少年人的伴侶生活與這種生活所生的較清楚的觀察，及少女們的增長着的戀愛理想主義，對於新的種族，都不是絕對的有利益的。然而，這個問題現在仍未決定。在這裏我要聲明的只是，雖然有一切智識方面的發展，現在的少女仍往往為強有力的精神上的與官感上的愛所支配。這種精神上的與官感上的愛，曾有一個長久的時期被婦女運動視為一件極微小的事情。在進化論的影響之下，少女們開始明白她們做社會的一份子的價值，大部份是靠她們繁殖人類的價值；此外，她們也認識鍛練身體的責任，這種鍛練使她們能更善於履行這種功能；她們不復視戀愛的渴望為不清潔的與醜惡的，且視之為純潔的與美麗的事情。由於這種精神的狀態，各種保護母親與小孩的運動——在理論上是非常重視的——都着着進行。這些運動是目前最重要的「婦女運動」，雖然它們是較舊

的婦女運動所不承認的這個較舊的運動仍未承認因為現在的婚姻狀況使退化的沒有教育的衰老的人，比年青的，健存的，心地純潔，可愛的人有更大的機會——在婚姻範圍以內及以外——去繁殖種族；所以如果後者沒有結婚便做父母，從種族的觀點看來，它不能算是一種罪過，從社會的觀點看來，它也不是一件可恥的事。一切婦女的權利，都沒有什麼價值的，除非她們獲得這一件事：就是一個婦女非法地做了母親，不但因此失掉一點她個人的價值，反之且證明了她個人的價值，並且她也不至因此喪失了社會的敬重。

我們這個時代可以指出那些代表這種改革的趨向之婦女。有些這種婦女，如果她真正完成了「一個小孩及一件工作」這種空前的事業，因為在那時候她是被一種比她們自覺的人格更大的力量所驅使着，她們便去從凡庸的，簡單的性質及純粹的美德處抽出她們做這種事業的精神；雖然這些性質及美德，都是她們相信她們做母親時的行動會與之相反的。其他婦女之做母親也是她們自己完全願意的。她們很明白這便是她們享用了女權主義首先帶回來給女子的自由及男性的權利。雖然許多婦女權利的提倡者制止她們的思想發生這種結果，但是那些在其它方

而用自己的自由的選擇來決定一生的行爲的女子，都承認她們這種真正的「解放」是婦女運動的一種結果。

然而在歐洲，大多數三十歲以下的女子，仍然夢想着以在一個有愛情的婚姻中做母親爲最大的幸福及人生至高無上的責任。（註一）

可是，由於婦女運動的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女子漸漸地不願意做母親，這種不願意剝奪了人類許多優越的母親。同時女子的爲自給而做各種工作也增加了她的不孕性或使她不能哺乳——關係小孩非常重大的哺乳。

現代婦女往往因個人的命運或自己的選擇而不結婚，這種事實，對於本身及對社會都沒有危險的。我在上面已經聲明過，這種事實是與許多教育的與物質的狀況有關的，一天這種狀況改變了，女子對於結婚的希望便又會增加的。自從女子開始以反母道的理論來增長獨身的趨勢以後，真正的危險纔發生。那種反母道的理論現在擾亂女性的腦筋使女性的本性走入迷途。

按照以提高個人的及種族的生活爲根據的價值的標準，婦女運動對母道所生的這種影響

是該降到最低的。在這方面，我們在這個時代遇到一個兩重的神秘的情境，就是不單婦女——有乳房來哺乳小孩的婦女——看重這種自相矛盾的影響，而且還有些男人，都是母親的兒子，也宣傳這種影響。這些男子會讓自己為那些關於婦女的謬誤的論理所蒙蔽，那些論理宣稱既然富有的母親不願意履行母親的義務而貧乏的母親又不能履行它們，我們便得創立較高的社會的組織來做這種事情；換言之，為一個只是暫時的令人不快的矛盾所煽動，我們將創設一個新的，一個秩序不同的環境。可是，如果這種組織普遍的盛行了的話，則它對於人類的損害將比現在這種不幸的狀況還要大。

總而言之，男子對於女權主義的深切的反感，大概是因這種傾向而發展。進化論的思想現在已開始打進男子之心的深處，這個事實，也是做成這種反感的原因。正如從前一個男子之期望承繼他私人的不動產及他的姓氏的後嗣一樣，他現在期望承繼他的本體的人；他期望永生，這個永生只有做父母的纔能肯定，因為由父母之道，做父親的或做母親的人的精神與肉體都可以因自己的子孫而繼續存留下去，一直到他的最後的後裔。這種觀念使性的本能復變為聖神的——如

它以前爲異教徒所視爲神聖一樣。這種對他們的性的責任的新尊敬，現在使許多男子以制慾主義來防衛他們的性的健康與力量。這種制慾主義的動機與基督教所提倡的制慾主義的動機恰好是相反的。基督教的制慾主義畏懼性的本能，目之爲不清潔的及誘人犯罪的東西。現在青年男子的創造的願望之最深的目的是求人類的更高的發展。對於他們恢復以他們自己爲偉大的計劃中的一份子這種宗教的確定心，及與生命的創造慾及無限的時間和諧這種宗教的渴望，愛成爲他們成功的條件了。

現在有些男子爲提高種族的品質——英國稱這種努力爲「優生學」——及爲保護母親與小孩——法國稱這種行動爲「育兒學」(Puericulture)——而極熱心地努力。有些男子著有關於兒童心理及性教育的卓越的書籍；也有些男子在藝術及詩裏面對生殖的聖神義務，對母道，對小孩表示新的尊敬。論小孩爲一個文化的權威之最優美的文章是一個美國人(註二)所著的，在圖畫方面，現在有新的虔誠的聖母和她的嬰兒的畫像，特別是那些爲一個法國人及意大利人(註三)所繪的畫像。代表少年人對愛情的新願望的最美麗的彫刻是一個德國的彫刻家所



創造的。同時一個德國人，尼采（Nietzsche），最深切地認父母之道及教育爲使人類渡過現在凡人的境界而達到超人的境界之方法。

只有認識了以上所講的一切，我們纔可以想像得到這些新男子的感覺將會怎樣，當他們遇見那些新女子，「她們不復願意做繁殖種族這個本能的奴隸；」她們視母道爲「她們的工作時間的一種損失；」她們的美貌的一種傷害；人生的優美的行爲的一種障礙——一種人生的行爲必須把女子做生小孩者的價值降低，而提高她，使她有精美的，完備的文化的行爲，使她成爲「四海爲家的女子；」并且也是女子創造其他客觀的有文化價值的事業之一種障礙。如果一個具有做父親的願望的男子與這樣一個女子結合，他便會覺得在這種婚姻內他自己是一個娼妓，正如無數的妻子覺得自己是娼妓一樣——當她們只是做男子的願望的一種工具時。反之，希望由新女子及新男子得以提高人類的地位這種觀念是發端於注重她們所生的小孩之質而不在小孩之量。一個有較少可是較完善的人民之國家這種理想，總比仍時以民族競爭的觀點來主張一個國家只須有很多的人民，無論他們是如何的拙劣也沒有關係這種理論高尚一點。

反母道的女子以下面對今日之女子的情感與願望有極大影響的思想，來反對這種完全新的進化的人生觀（註四）

教育現在為女子規定新的責任，比純粹天然的責任還要重要。個人生命的價值愈增加，對區區的性的機能的趣味則愈減少，同時女子在一個因母道而使她成為第二流人物的社會內之「女子的」價值也就減少。誰譴責現代女子為了較屬精神的利益而棄絕母道這個趨向，誰就是缺乏理想力。做母親的只集中她的精神在她自己的小孩身上，而棄絕母道的女子則可以推廣自己去懷抱一般小孩。當做一個母親，女子只是一個自然的人。可是一個有多方面情感及努力的人格卻已需求一種獨立的活動也需求母道。

用她全部的精力來教育她的小孩是一種兩重的錯誤。第一點，大多數的母親都是不好的教育家，如果她們把小孩委托給一個天才的教師來教育，必較有益；第二點，天賦聰慧的小孩能很良好的教育自己，所以一切教育的方法都應該免去。平凡的小孩是較容易受教育，可是他的父母普通也只是平凡的人，所以還是在優越的教師的照顧之下最為有益。在水平線以下的小孩也是任

專家去教育最能獲益。所以在第一年的照料及訓練以後，在做教育者這方面，母親便沒有特別的工作，至少是沒有她可以聚精會神的工作了。叫一個母親更圓滿的履行母親的職務——如教育她的兒童——實等於將她引入一種幻境，在那裏她雖努力而難免苦痛。因此一個可以在別方面運用她的精力的女子，不該把它運用在教育她的小孩這方面。

反母道的提倡者否認母性是女性的標準；她們以女子的外表，她的行為及她的容貌來做這個標準——簡言之，她們以內部的性質之外的表現來做這個標準，而這內部的性質卻又被她們否認為女性的特性！「女性」因此只成爲「審美主義」，而女子的精神上的特性則被視爲「普通人類的」性質；女性有權把自己從母性應該爲女界的「本體」或「本質」之道德的模範這種邪說的結論中解放出來。她們不承認女子心的氣質之宜於做母親這個事實證明了母性是女性的特性。因爲在分別愈大的時候，這種氣質愈不明顯。它的適宜性是一種適應的現象，是隨生活的狀態改變而改變的。因此人們不能以這種氣質來做一個限制女子個人運用她的權力之理由。母性不是社會的本能。我們怎能把我們與野獸及野人同具的母性看得比，例如，正義、真理、及其它

漸漸可以獲得的精神上的價值——女子可以藉她個人的活動來提高的價值——還要高尚呢？女子的生活方式愈高，她的個性愈不會為母性所決定。那末女子為什麼要為家庭的生活犧牲？她們的個性，既然沒有人要求男子這樣做？女子為什麼不可以如男子一樣地藉結婚來滿足她的性的要求，此外則從事她的職業，注意她的精神上的發展，她的社會的工作？男子既不因他有若干喜近女子的本性而被逼把他個性壓抑，女子為什麼只因有若干喜近男子的本性而被罰為不完全的人——就是，具有頭腦不運用的人？這是因為家庭生活是「女子的園地」——這個舊迷信仍在混亂人們的觀念的緣故。現在家庭生活的方式把女子過於性別化了。她及她丈夫與小孩的較高的發展將都會增進，如果女子在家門以外的商業中自謀生計來保持她的自立；如果料理家務成為合作的事情；如果兒童教育在家庭以外施行——在家庭裏面，現在母親的溫存使小孩柔弱并使他們養成一種含有自私的性質之家庭的感情，而沒有社會的意識。於是因妻子在家庭以外工作而惹起的困難都解決了；她的理智的與情感的，性的與社會的本性間得到平衡，她的價值，有如一個男子的價值一樣，將以她的人的個性來估量，而不是以她的女性，她在家庭內的效力——爲了

實行這種效力，她現在逼得放棄她的個性——來估量。

這就是反母道者的意見的要略。

……

從前已經表示過，婦女運動在開端的時候，只有竭全力反抗「女子不能與男子從事同樣的工作」這種偏見纔能發生效力。然而現在整個婦女運動久已着重一個事實，就是婦女不僅是代表着她自己，而特別是以她做管家婦、妻子、及母親的資格來享有充分發展她的能力的權利及在家庭和社會與男子平等的地位。可是在上面所舉的反母道的意見裏面，那種為前世紀整個婦女運動的特徵的狂熱，現在竟陷於一種錯誤，以為兩性平權也即是說兩性的功能相等；女子能力的發展也包含着女子把能力應用在與男子相同的工作範圍內；兩性平等含有兩性相同之意。當適度的女權主義開始明白如果男子與妻子競爭，這種對敵既不能裨益（註五）女子、男子、亦不能裨益小孩，而反母道的女權主義則慫恿最熱烈的競爭。如果這種競爭的主張一度被認為有利於女子的個性及社會的話，那末很明顯的她須竭被侵犯者的力量來使自己避免做母親的責任，因這

些責任會明顯地使她流為競爭中的落伍者。

從個人主義的觀點看來這是很明顯的，法律須不限制女子的從事一種職業，除非這種職業對於她自己或後代的康健有明顯的危險。爲了她們自己也爲了社會，女子須有選擇工作的自由。因爲生命及自然佔有無數預先看不見的可能的事情。然而，一個子人類以優越的小孩的母親覺得自己不能教育小孩，這種事情是有的；生有非凡的小孩的夫婦而不堪共同生活這種事情也是有的。在這兩種情形之下，法律或習慣都沒有權強把一個不能忍受的束縛來加諸一個母親或父親身上，或要求一個母親或父親作不合理的犧牲。

然而限制工作的選擇這種權利，是法律所沒有的；自然自己握着這種限制的權：第一，是由於沒有人能同時處在兩個地方這個原理，第二，因爲沒有人能同時用全力來感應兩種精神上的動作。例如，一個人甚至在由一數至一百的數目當中，也不能不因區區的握拳而暫時停止數某一個數目。同時解答一個數學的題目和小心的學一個樂譜，這種權利是誰都可以有的，可是這兩種理智的活動的效力會因而被減少也是一定的。從這些最簡單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到最複雜的事情。

如果我們把這種觀察移到家庭的生活範圍去，每個願意對自身作公平的觀察之妻子及母親都會確認分心做事的困難。

如果一個母親在家裏做她的工作，而同時她須把它放下來坐在他小孩的病牀邊，或作那些保證家庭的安樂的佈置，或幫助她的丈夫，那末她便會覺得她的書或她的畫受了損失，她便會覺得使她與家庭更親密的活動有時減輕了她與她的工作的親切關係。一個人可以在日間從事一種乏味的實業的工作，而在晚間造就一種精神的事業；可是一個人不能把自己的精神貫注一方面，而又不致減損其對於他方面的精力。一種工作是需要絕對的專心。從外面觀察，在共同動作中，這種專心是很難獲得的；從內心觀察，當一個戀愛的心靈喚起一種內心的鬭爭時，則它需作一種放棄的念頭。也爲了那個原故，以女子爲題目的文學，幾十年來都是滿載現代婦女生活的大衝突：職業與父母間的衝突，職業與丈夫間的衝突，職業與小孩間的衝突。誠然，以個性而言，家庭往往成爲一個拷刑室，這種由法律與習慣而生的結果，將來必要同現在一樣的被認爲刑具的。然而自然比法律及習慣還要嚴厲，當她使我們遇到一種無論怎樣決定都會撕破我們的心之選擇。

現在要求女子「犧牲個性」的，既不是習慣也不是男子。這種犧牲是那統治着我們全體的限制律所要求的。

有創作力的男子或客觀地工作的男子往往須使他的個性的感情方面只得到局部的發展，他一定為他的工作而棄絕許多對他的感情方面很重要的家庭的寶物。即使較短的工作時間可以減少一部份這種文化上的犧牲，男子或女子的內心的衝突也是不會因此而平息的。

即使一個男子覺到他的妻子的天賦的才能因而擔負一部份家事的責任——尤其屬於照料小孩的責任——內心的衝突仍會繼續的。這種衝突絕非個人生活須高於本能生活這種反母道的理論所能解決的。因為，如我已經聲明過的，所謂選擇，並不是個人的生活與本能的生活間的選擇，而是女子的個性的理智與情感間的選擇。那些把商業的工作與婚姻及母道相提並論的反母道者卻沒有發現這個選擇的解決方法。仍未結婚的或放棄不能在家裏做的商業的工作的女子，也沒有平息這種衝突，只是減少它的困難而已。

反母道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之基本的錯誤，是它把母性視為一種「非社會的」本性，而



在另一方面卻又指女子的「個人的」活動爲一種社會的本性之表現。「因爲一切社會的本性都是由原始的本性借教化而發生出來的。」一切文化的發展都是介乎澳大利亞的黑女子的性的衝動與布勞寧夫人 (Eleanora Barrett Browning) 的短詩的戀愛的情感之間的。當反母道者斷言「我們與野獸及野人同具的」母性不能算是一種個性的表現時，她們的論據的真實性，實如一個因野獸與野人也呈現裝飾的本性而否認西斯汀禮拜堂 (Sistine Chapel) 的表現個性的品質一樣。

母親的本能之發展爲母性，是文化進步中的最大的成就之一。由於這一個發展，母親的功能繼續不斷地變爲更複雜及有區別的。在高級的禽獸中，母道已不單包含生產的行爲；一個動物不單爲她的小雛而捨生，她並且子它們以一種往往表示判斷力的訓練。例如，一個找不到防止她的小貓入水的方法之老貓，最後把小貓拋入水裏然後把它拖出來，因此她便獲得所希望的她的訓練的結果，這個貓並沒有如許多現代婦女之讀過斯賓塞 (Spencer) 的書，可是她可以使許多這些女子慚愧。甚至哺乳及身體上的照料這種初步的母親的功能，也使母親的精神生活因溫柔、

觀察力、辨別力、判斷力及自制力的增加而得到一種教化；一個婦人的品性，在她忙於照料小孩的一月間，比在職業工作的數年間還要發展得多。母愛及她所喚起的小孩的互相的愛不單對個人情感的生活有最深的影響，這種愛而且是互助律的第一個方式——它是利他主義的根苗，是現在已發枝的「社會的本能」之樹的嫩芽。

雖然婦女因母道的身體上的區區功能而做成一種偉大的社會的貢獻，如果我們再想及她的精神的本性，則她的貢獻的重要性還會大大的增加呢。雖然父道也相當的使男子發展其溫柔、謹慎、忍耐等品性，可是女子在做父母當中，其身體方面所出的力比男子所出的優越得多。這種優越以及及時創造一種現在仍存在的母子間的親切的關係，及女性與男性間的區別。母道的身體上的功能就是原始分工之基本的理由。這種分工的目的，除了自衛，就是為兩性保護子孫，增進及鞏固男性或女性運用在他或她的特別功能上的性質。一切人的性質都潛伏在男子身上也潛伏在女子身上。可是因為它們被這種分工所專門化了，或者，在另一方面，為這種分工所壓抑的原故，它們現在表現在各人身上的分配就不同了：在女子身上，小心、有管理才、有監察才、維護生命、愛情

自持等品性成爲顯著的特性；在男子身上，勇敢、好動、有意志力、有思想力、有克服自然及生命的活動力等性質成爲顯著的特性；而父道，在心理方面——如它在生理方面一樣——遂成爲一件與母道不同的東西。即使文化繼續消除明顯的劃界線，使我們慢慢地不能對「女子」及「男子」作一種概括的類別，并使每個女子漸漸地需要各自去解決「婦女問題」，然而站在種族的立場來看，這種分工的辦法仍一定完全如往昔一樣地存在，如果人類的較高的發展是須繼續不斷地向更完備的方式前進的話。這些較高尙的文化的目的之能達到，端賴女子以更完善的形態來履行她的一向最爲人所稱揚的職務：生產及撫養一代新國民。

反母道者的母性不能高於正義及真理這種斷言，是一種暴怒的對抗。它好比一個人之斷言「空氣比水好，或兩者比麵包好」一樣。兩種斷言都把生活的基本條件與其他生活的需要放在對抗的地位！如果新國民沒有產生出來，誰來實行正義與真理呢？而且，如果我們不訓練小孩們對正義生較大的尊敬及對真理生較深的愛好的話，正義及真理怎能在人類增長妥善地履行這一種教育的職務，母親們需要她們整個的一般人類的教化。然而即使情形不是如此，即使母道并不

需求女子的精力之集中；即使母性仍只是「原始的本能」這種本能——在會維護它的女子身上——對於人類的價值，也比失掉這種本能的女子之普遍的發展地的能力還要大。既不是女子的社會活動也不是女子的個人活動可以賠償這種「本能」的毀滅，這種本能最近還驅使墨西拿（Messina）裏面千百的母親以自己的身體來保護她們的小孩；這種本能最近還推動一個在生小孩以前便知道她須以生命代價來挽救自己的小孩的生命母親如此呼喊：「我已生存了，可是我的小孩的生命現在是屬於人類的——救這個小孩吧！」於是這個母親在還未見到她為它而捨命的美麗的小孩便死去了。然而，在「個人」發展的女子的世界內，在一個新的墨西拿的不幸結局以後，我們會見到手裏拿着她們的手稿及她們的圖畫之母親。遇到如上述這一種選擇時，做母親的便會答：「隨小孩死吧，我將過我個人的生活以終。」

反母道那種女子目前一定是固執的。我們這個時代確有許多婦女可以在一個可愛的小孩的身邊走過而毫無留戀。在這些婦女當中，甚至有一些母親，她們不覺到——每個有母性的女子都為一個小孩所喚起的——純潔的官感，有見識的狂熱，使人發狂的快樂等情緒；有些母親，她們

對於一個小孩的靈魂可作使人迷惑的題目來研究這一點，是沒有一點概念的。曾責罰無價值的母親，並會把凡因有小孩而覺煩惱的婦人當作可鄙視的動物看待這種方法來喚起被壓抑的母性之哲恩保羅 (Jean Paul)，現在會找到許多只因她們的小孩在她們左右而煩惱的母親。

這些大腦袋反母道的婦女們應該明白地容許她們有尋求簡單的用很少力量就可以認真處理的家庭生活之自由，而一面去感受那些為公衆人物，世界完人，與天才事業家所享有的力量吧。但是他們絕對無權去假造生命的價值以遷就她們自己的口味，使自己來代表生活之最高方式——「人類的人格」——而以此與「女性本能為中心的生活」作比較，把後者認為代表一種比較落後的發展，貧乏的生活。

.....

作有書籍及藝術作品——其永久之價值有如狂歡節的紙花一樣——的婦女已自己表明其個性，而曾具有一種無窮無盡的清晰的思想，豐富的了解力，親熱的情感，及教育一羣優美的小孩的堅強的意志之母親，卻需要一個公職來證明她自己的「人類的個性」一個婦人用在商業

上的心思可以證明她的個性，可是一個大的井非有條的家務所需求的心思卻不能作這種證明。替一個母親接生的女醫師表現出她的「個性」，可是那個母親的生這個小孩的情緒，寄於這個小孩身上的夢想，用以教育這個小孩的思想裏面并不具有「個性」！考試合格的女子證明她自己是一個已教育成熟的人；可是她的祖母，伊現在充滿了伊從委身於家庭責任的生活中獲得的仁慈及智慧，在這種生活內，伊的責任所在的有限制的範圍并不妨礙她對文化事業的理解力，亦不妨礙她對人類一視同仁的同情心——而這樣一個婦人卻不是一個「個性」的代表！

當男子以怕女子因辦公事的生活而失卻她的女性這個爭論來反對女子的權利時，舊的女權運動者答稱，女性，尤其母性，根深蒂固，這種危險是無發生之可能的。然而這個反母道的時代的最明顯不過的現象是母性不是一種不滅的本性。正如我們那個時代之漸漸地產生更多的雄性，及不能養育她們的小孩的女子一樣，這個時代漸漸地產生更多的心理上反母道的女子。我們可以緘默地不過問小孩在家庭內或在小孩的家裏被害這類事情，因為這類事情往往與性的反背及宗教的狂熱有關的；我們也可以不過問千百的母親墮胎這類事情，因為貧窮者之墮胎大部

份是爲了需要，而富有者則大多數爲了愛娛樂。此外仍有許多女子，她們因上述的思想程序而喪失了母親的本能。我們這個時代有多方面的證明母親的本能可以很容易地變爲衰弱甚或完全消失——雖然色慾的衝動繼續存在；證明母性不是一種自生的天然的本能。而是幾千年來的生育小孩及哺乳小孩的產品；並證明每代須以母親對她們的小孩之個人的照料來使這種母性強固。一個婦女知道如愛她自己的小孩一樣地愛代別人撫養的小孩，一個可以專心照料他的小孩的父親對這些小孩具有一種幾等於「母親的溫柔」的品性，而照料弟弟妹妹的哥哥及姊姊也會如此。可是當那些提倡反母道的婦女根據這類事實而斷定母性不能用來作女性的標準時，凡從個人與人類的地位同時提高的事實中注意到婦女運動對於增加生活效果之標準的人，都下一個完全不同的論斷，這個論斷就是，反母道的人不單讚成了男子對於婦女運動的結果之錯誤的了解，而且做成婦女運動本身的最大的危險。因爲這種反母道的思想將會引起男女那方面的劇烈的反動，如果這種反動不在一個較早的時候發生於婦女這方面的話。

這個後者的反動也許包含一個反對耗費母親及小孩的精力的工業生產的方法之叛亂。因

爲遇到一個種族沒有完美的及有道德心的母親時這種事實便不能生存，工業主義的「沒有婦女，便不能存在」這個異議則不能成立了。這裏所謂「有道德心」者是指那些可以及願意生完善的小孩，并沿道德的方向來教訓小孩的母親們。反之，如果美洲及歐洲堅持那防礙好些能够及願意的女子做母親之經濟的及道德的原理，如果許多其他可以做母親的女子仍然不願意擔負母道的責任，則這個問題最後將變爲歐美人民的將來的問題。

婦女運動現在須具剛毅的決心來放棄狹窄的，偏癱的態度。這種態度在前一代是一種心理學上很自然的態度，在那個時候，女權主義的熱心者的估量一個思想，一種研究，或一本書的價值是以它們之有否增進婦女的主張，它們之曾否表明女子與男子平等爲唯一的標準。對於婦女的工作、研究及其他的成就，是以能與男子的工作、男子的研究及男子的成就爲其唯一的標準。簡言之，這個提議主張婦女須能同時做一個女子的重要工作及一個男子的重要工作！

女性之越過男性的界限，就是由於這些混合現象。這就是我們這個時代充滿女子的悲慘的變遷之一個原因。誠然，每一個前進的人都一定贊同哥德的箴言，「我愛那個爲不可能之事所引



誘的人。」因為，這樣被引誘，那個男子已把他那一代提舉得比前一代高。可是在行動方面，不具有誰踰過界限誰就會得到悲慘的結局這種自覺力的人，是一定沒落的，就現代心理學的觀察，罪惡是附著於擔任他的精力所不及的事情的人。

.....

然而我們這個時代也呈現出其他較少瘡痍的過勞的女性之精神的狀態，因此也使婦女得到較光明的命運。妻子們之與她們丈夫的結合，不單是由於彼此的個性所喚起的同情心，而且是由於彼此的性的特質所運用之戀愛的吸引力，這種事實是這個時代所常常表現出來的。夫婦二人因此獲得一種結合，由於這種結合，一切他們的最良好的與最高尚的能力都如受到宗教的影響一樣地得到解放及提高。他們的父道母道遂將成爲這個宗教的最高的表現。

唯一的宗教的本性——按照這個名辭的最深的意義——是戀愛的或忠實的或有創造力的本性。同樣的魄力，在一個人身上它顯露出一種信仰的狂喜，在第二個人身上顯露創造的熱情，在第三個人身上顯露出一種偉大的戀愛的情感，在第四個人身上顯露父母之愛，在其他人身上又顯

露愛國心，求自由的熱心，求改革的願望。有時一個女子的或一個男子的同一的魄力，爲這一切的情感所激動。可是同一的魄力永不能同時滿足這一切的情感，使它們達到最高的功能。一種魄力以全副精神擁護者，無論是上帝，是一種工作，或是一個人，這種專心之宗教的性質常常表出續有增加的渴望，一種無盡的感情；一種較恆久的對表示方法之探求；一種繼續不斷的服役；一種期待所愛者的相互的舉動之不竭的忍耐。一種情感的宗教力量寓於其中，則每種工作每種苦樂的精神——簡言之，即每種精神狀態與事實——都更密切的與上帝，工作及它所愛的結合，直等到一個人將所有的一切最精細的情緒都能借愛人求愛的表現以達到最深奧之境地爲止。

在這個精神生活的專注之必要條件下，我們找到婦女之所以訴說她的男人因爲被工作所吸引而「不復愛她了」的真象；我們也找到塵世的愛無疑地減除上帝的愛，這種事實的真相；又找到夫婦的共有的精神生活的財富，在若干意義上，是因有小孩而不可免地被減少，這種事實之真相；及男子之怕女子專心於她個人所寶貴的重要工作而相當地減少了她對家庭的專心，這種心情的真相；及母親的職務往往妨礙女子的智力的發展，這種事實的真相。

只有海內 (Heine) 所謂「粗中細」或我同樣稱之為「淺中深」的人物纔沒有經驗過耶穌之贊美坦白這種嚴厲的與美麗的心靈的真理。靜聽上帝的聲音或工作的鼓勵或另一個靈魂的柔弱之顫動，這些事情每日每時每刻都使靈魂能完全倚賴它的信仰，它的工作，它的為愛而生活的條件。由此可以使這些情感得以堅強，這個靈魂也長得偉大——這一切都需「坦白」作成功的條件；簡言之，相稱的配合，渴望完備，內心的平衡，敏捷的感情。忠於一個信仰，一種工作，一種愛，並不是責任的產物。它是生長的一種程序。

這些條件就是許多現代的，底子裏是女性的，然而分心的，好動的，在暗中摸索的，企圖甚多的婦女所不能降服的。她們甚至可以在小孩身上——對於小孩，遊戲就是神聖的誠懇的事情——學習尊敬這些條件；可是她們卻把最神聖的誠懇的事情變為遊戲。

反之，其他婦女都開始了解這些生長的條件，及領悟到婦女在家裏的被保護的地位是使她的對家庭的情感能獲得那種只自由專心纔可以達到的深奧之處。可是如果這種事情已不可能的話，則婦女便會以較少的宗教的親熱之態度來愛那些屬於她的人。最足以表明男子與女子在

這方面仍然存在的分別，莫過於以下這一種事實：就是大多數男子會目自己為不幸的，如果他們的整個能力的運用完全集中在家庭裏面，而大多數的女子則仍然覺得她們自己是幸運的，當她們得到盡量地運用她們固有的傾向之機會。因為大數的女子都是愛直接的及親近的人物，而男子的愛的權力則往往找尋遙遠的目標。女子之快樂是在她之能把她的愛施予一個與她有密切關係的人；如果她不能這樣做，則她也許是有用的、順從的、知足的，可是永不會快樂。（註六）女子的最堅強的「原始的本能」與她的最偉大的文化的「職務」相合，這件事實是她本身的和諧之一個要素。

現代發育成熟的母親刻刻都感到一種感謝的歡愉，為的是她過着最完善的生活，當她能把她的已發達的人的能力，她的解放了的人的個性，用來建立一個家庭及從事母道的職務。這些被視為及默認為屬社會的——在現在使用這個名辭的概括的意義上——機能，予新母親以一個比現代商業的工作所能予她的較好的機會來運用她整個的個性。在一種這樣的現代商業的工作內，她須壓抑她的本性之理智方面或感情方面；在另一種這樣的工作內，她須壓抑想像的生活

或意志的生活。反之，在家庭的責任內，這些精神的能力可以一致工作。無疑的，這就是——就一般而論——女子之所以變為更和諧的，而在任何特殊的危急之秋，男子變為更強壯的，女子變為更精神充足的，男子變為更有才幹的，最深切的理由。因為這個原故，男子們較願意為一種思想，或一種工作的成就而作偉大的犧牲；女子們則為與她們有密切關係的人而犧牲。然而，在早前的時候，因為男子對於女子在思想與志願方面只求其處於一種被動的地位，而對於增進他個人及家庭的安樂方面則極求其能夠不斷的努力，由於這種要求便將女子精神能力之合作無形中壓抑了一部份。現在的母親能以分配者的地位來運用她的教化，她的思想，她的監察力，她的判斷力，使女性的先見與組織的才幹成為十分有效的。她用一大部份的精力來選擇重要的東西，并使次要的東西列於隸屬的地位，她用精力來創造物質工作的種種便利，使她有時間及工具來從事於精神上的有價值的工作。喔，這種精神上的工作現仍為細小的，私人的家庭之家政及國家的家政所忽視。做一個母親，現代的女子得到最適宜的機會來擁護自己做一個有思想的及有志願的人。

母親的職務的重要性，甚至曾為適度的女權運動者所賤視。然而這些事實是不錯的，當她們

證明這種職務因履行得不妥善或有缺點而致它的「神聖義務」只成爲一種空論——這一種論斷是尼采與女權主義在一個短的時期內所一致主張的。母親們須要這種藐視的刺激；她們的責任心，她們的一般教化，她們的個人的自立都有爲婦女運動所喚起之必要。只有如此，這個新時代纔可以得到一種新婦女，她們目前企圖以自修的方法來使自己有從事母親的職務的資格，并希望着一個爲所有婦女而設的母道的義務教育將能實現。當婦女不受任何訓練便可以實習這種職務，則普通的母親能爲一個良好的教育者這件事，是完全沒有可能的——除非她們把母愛及母愛對於小孩的本性之直覺的了解看得甚至比外間的教師還高。正如一種歡樂的聲音使一個鄉村少女成爲一個「天然的歌者」一樣，自然常常使若干母親——民間的婦女也有份——成爲小孩的天然的教育者。

差不多每一個偉人的自傳都表明母親因她的人格而在她的兒子生命中所佔的地位，她在家庭中所散播的空氣，她的直接的與間接的影響。可是，只有本着有意義的目的而形成的天才之教化，纔能使母親成爲藝術家。

當尼采書：「一個時代將會降臨，在那個時代我們的唯一的思想就是教育。」當他把這種教育特別放在母親們的手裏時，她的意思絕非指那些教育的藝術而言。反母者相信他們為保護兒童而反對由母親施行的「藝術的有創造力的」家庭訓練。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教育是一件損害小孩的特性的暴行。

進化論及真正的婦女運動所產生的「新母親」，抱着極深刻的敬意臨在神密的深淵之前，稱她的小孩為一個貯藏人類整個生命的東西。小孩的本性愈優美，她便愈熱心在設法為他保存他所需要的「坦白」，同時為他備辦使他自謀生計的材料。她保證小孩的適合於他的年齡的娛樂，對於這種娛樂，在以後任何一個時候，他都不能像現在享受得這樣深切。

他的遊戲的伴侶與書卷對他的影響，自然、藝術、音樂、談話，對他的影響，小孩所遭受的整個家庭的環境對於他的影響，尤為重要者是父親與母親的人格與興趣的影響——一個教育專家的母親注意這一切，俾能知道小孩的自然傾向，然後「直接的強固及鼓勵」它。同時她設法找出她需用何種「制止的方法」來使這種自然的傾向之生長不為次要的性質所防礙。」但是，新式的

母親并不想將這些次要的性質廢除，因為她認識麥子與莠草的異同。盛行至今的，曾使用一種約束的壓迫或曾加「有罪的人」以損害的，基督教的教育，一定要被破除及屈服；這種教育是採取皮毛的，而不是心理的方法。

新母親尤以棄卻這種前時的方法為其特徵。在若干的範圍以內，她許她的小孩以完全的自由，在那些範圍以外，她則要求他們無條件的服從。她幫助小孩為他自己找到愈來愈高尚的約束的動機。這件事情是她所能辦的，因為在開始的時候她便已照料他；年復一年，她努力不懈地去建立良好的習慣；她曾試把食料、洗澡、床、衣服、空氣、及遊戲作為使他的強壯、完善、與貞潔的幫助——以為他以後的行為的基本條件——這種按照一定方法的身體上的照料，可由母親親自為之，否則，在兒童時代的初年，僱用的工人也許會因不小心，愚笨、殘酷、寬鬆，或過於放縱而毀壞了顯赫的可能性。如果不讓自然的可能性入了歧途或被毀。這種防止的舉動包含一切為一個母親所給與的東西，則這一件工作將會比任何社會救濟的工作重要。

新母親的特色是她知道小孩的頭幾年的絕大的重要性。在這頭幾年中，必有的「訓練」開



始，小孩們將來的生活要因這種訓練所採用的方法——是屬於拷問的抑屬於教化的，是不合理的抑或是合理的——而決定。對於建立內心自願的服從以代替一向由外力致成的強逼的服從；保持已獲得的自制力以代替從外而得來的自制力；喚起自動的棄戒以代替強逼的棄戒；這些大的問題都須解決。因為服從、自制、棄戒的能力是一生行為的基本品質之一。新母親也如前時的母親一樣的知道這一點。可是她想以慢的及可靠的方法來創造這種能力。對於身體方面的及心理方面的勇氣也以同樣的方法得到，這種勇氣在早年的時候往往會因極度的驚慌而永不能再出現的。習以為常的，以強迫及禁止為根據的訓練，只發生表面的影響，並且防礙小孩經驗「他自己的選擇的結果。」

這種用結果來做間接的教育之方法就是新母親的方法。欲使小孩真能擔負他的行為的結果，她之不斷的注意及耐久性是需要。做這件事情，她所最須要的是時間，時間，及還是時間。用干涉、防止、處罰等方法，固然可以早一點收到好的效果，然而這種做法卻把真的結果去掉。由於這種方法，小孩的內心的生長便被剝奪，這種內心的生長只有那含有苦與甜的成分的，經驗充實的實

在事物纔可以給與的；而這種生長則是新母親所設法增進的。作這種程序所需的時間比心理學的下棋的遊戲還要多，這種遊戲是在乎以白棋來打倒黑棋的，換言之，由於小孩自己的活動，以正面的特性來征服反面的特性——這一種工作，在開頭的時候，小孩須受指導，正如在同化其他各種技藝的成分時之須受指導一樣，可是後來她便可以自己完成這種工作了。現代關於精神的範圍的研究，使我們發現許多危險。這些危險使我們需要精神衛生學之新方法，正如微菌學在身體的衛生方面之發明使我們見到身體上的新危險與其需要一樣。可是我們仍遺下精神的能力沒有運用，我們仍誤解有時會激烈地改變教育的方法之精神的規律。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候，新的母親會為兒童設立一種法定的保護，這種保護是我們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只引起我們一笑而已。例如，法定的禁止父母及教師施行有形的處罰；法定的禁止小孩工作，禁止某幾種住居的情況，某幾種「娛樂」；某幾種對於出版物的不適當的用途。目前每個教育家都得把這些法律放在自己頭上；都得勤勉的創造相反的勢力來與特別由大城市所產生的危害小孩子的惡勢力對抗。（註七）

新母親把小孩帶到自然的境界去，并設法以適合的工作來滿足他們的對於活動之熱心，及以適

當的方法來鼓勵他們的愛好發明之心與他們的想遊戲的衝動。在鄉村裏面的小孩可以供給自己許多自然的消遣。然而城市及鄉村的小孩都須要一個熟諳自然的母親，她可以答覆那些小孩為自己的觀察所激動而發的問話；這種母親現已在繼續地增加。城市及鄉村的小孩也須要一個可以講故事的母親。正如住宅區中的花園之最明顯地表明在大城市工作的人是如何地與自然分離一樣，現在為小孩而設的「故事夜」表出小孩們是如何的遠離母親的左右——她從前在講故事、遊戲及唱歌時，把小孩們齊集在她的左右。最後，小孩所需要的是母親之謹慎地顯示性的「神秘。」這種神秘往往在早時便困惱小孩的思想。這種神秘應由母親寧靜地及漸漸地介紹與小孩們。

一切這裏所概述的教育的影響不單是從覺悟的，非凡的母親發出；現在一般的母親也把它們運用得比五十年前的注重精神的母親還要得當。

欲使這些影響在可能的範圍內收到最大的效果，則這些影響在天才的教育及普通小孩的教育是同樣的重要的。這種影響同樣的強固天才的固有的傾向及世世代代的提高普通人的地

位，使人們能過比現在的標準更高一點的生活。新母親知道利用一切這些在小孩生命中的頭七年間出現之機會，母親的仁慈、溫柔、及忍耐是不足够的；此外他們還需要智慧、幻想、優美的情感，科學的觀察的方法，倫理的與美的教育，及其他她們所具有的精神上的獲得——婦女運動的直接及間接的結果。

當學生與伴侶的生活開始向小孩們招手的時候，當母親的影響——就是說那尊重特異的性格，人的價值，及小孩過自己的生活的權利之新母親的影響——變為更間接的時候，她也記着一件她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當兒子及女兒回到父母的家裏時，他們應該能找到母親，他們應該可以在那裏呼吸到一種和平及親熱的空氣；他們該找到眷顧的目光，愛聽從的耳朵，有幫助的手；做母親該有必需的鎮靜態度，優美的情感，觀察力來了解，而不致于少年人的衝突；她不該要求信任，可是得時常準備接受信任；對於少年人的工作計劃，失望、快樂，她都應該表示重大的同情；她該時常有時間來撫愛、流淚、笑、安慰、及照顧；她須揣度他們的心境，及預料他們的願望。由於這一切的方法在小孩及她自己的不知不覺中，她使她自己的人格在小孩的靈魂裏面永垂不朽。

那種她沒有以她自己的生產的工作來表現之才能，也許往往就爲了這個沒有表現的原故而在後來做成社會事業或藝術工作之兒子或女兒身上裨益人類。在這個兒子或女兒的靈魂裏面。母親曾培植社會的思想、夢想、及叛反的思想。尤爲重要的是，在男孩子將變爲少年及女孩子將變成少女之好動的，易感的，決定一生的時期，做母親的需要安靜及餘暇，俾能予難以形容的貧困的小孩們以丟勒（*Dürer*）的美麗的辭句所謂「她的心內所貯藏的，秘密的財寶。」

當我們找到這樣的母親，及我們已經找到這樣的母親的時候，她便是婦女運動播在女子的本性的域區內的種子之最豐收的果實。

因爲新母親會爲自己在自己的個性四週創設一個空場的原故，當她的兒子或女兒離開她來爲他們自己創設同樣的空場時，她便會體諒他們。因爲每一代的少年人都會棄絕他們的父母的理想及目的。這種認識並不能防止新母親——如它之不能防止前時的母親一樣——不因不可免的被棄而感到痛苦。可是新母親期望有一天兒子及女兒都會自由地選擇她做一個朋友，當他們發現了母親的個性能給與他們一種如何有意義的愉快。

有如鳥巢之只爲小許的稻草及絨毛所造成一樣，家庭的情感是由溫軟的，簡單的東西而成的；是由那些不能算爲政治或經濟的要素之細小的活動而成。當塞干丁尼 (Segantini) 畫兩個尼姑深思地望進鳥巢的時候，他表示出爲許多現代女子所經驗的最深切的痛苦。這種痛苦是起於她們自覺她們的生活雖然自由，然而却是孤寂的，因爲它曾犧牲了她們組織家庭的權利。致它不能予她們以自然認爲她們該有的創造的歡愉，及在她們所生的小孩身上延續生命之歡愉。

在這裏我們達得一點，在這一點上婦女運動與其他社會革命如鐵路的軌道一樣地平行不背，并趨向同樣的目標。現代的男子及女子，尤其女子，因失了安全及同性的感覺而喪失一個獲得幸福的機會。正如因爲擁有財產的家庭從前有做祖宗傳來的財產所有者這種安全的感覺的原故，家庭各份子在家內都有安全之感。現在做兒女的不能肯定地倚靠父母，做父母的也不能倚靠兒女；妻子不能倚靠丈夫，丈夫也不能倚靠妻子。每人都各走極端的只去依賴自己了。人的性格會因此而變更。正如樹木之會變更，當它們被遺棄孤立在侵蝕了的，它們曾是一份子的樹林內一樣。如果它們能抵抗暴風雨，則它們所產生的「性格」會比它們在密切地站在一起，在強逼一致的

互相保護之下時所產生的更偉大。

從最初期的少年時代，無數的女子現在須照料自己，及爲自己決定一切。於是現代女子以犧牲她的和平來增加自立的感覺；爲她的個人的特性，而犧牲她的和諧。她的孤寂之感因社會的情感之增加而相當的得以減輕。可是這種社會的情感并不能賠償若干本性之利益的損失。這些利益是前時的女子所佔有的，在那時她們安全地及受保護地居在家門之內，啜吸家譜中之精華，遵守家庭的習俗，維持舊節日的習慣，過前時的生活，同時又過着現在的生活。

新女子過着現在的生活，有時甚至過着未來的生活——她的幻想的境界！舊浪漫主義的「一所茅屋及一個心」這種熱誠對於她已沒有魔力了。因爲她知道實在的事物的原故，她不會輕信女性的二乘二可以會變五這種妄想。反之，她所知道的是從幾個四的數目，她可以慢慢地做成十六。前時的女子只能保存，新女子可以取得。女子的對於生命之美麗的，愚笨的迷信已消失了，可是她的切望成就之心仍然可以移山，她的勇敢往往仍抱有一個夢想的光榮。智識的價值，對於她已不復是種娛樂，而是生命的必需品；因她的教育，她發展了她的求真理及正義的情緒。這種事

情並不保證新女子時常免除新的妄想及錯誤的感覺，也不能防止她發展那最少具有可疑的價值的情感。可是由於她之決定「做一種人」決定做一個具有特性的人，她已獲得一種對於具有善及惡兩種不同的表現的生命之愛惜；獲得一種新的能力來享用她自己的及他人的個性，及一種因表示她本身而生的新快樂——有時是一種不害羞的，傲慢的快樂。甚至在鬆髮的，頭戴紅帽的女學生的炯炯的目光中，我們也找到反叛的表情，這種表情替代了前時服從社會的態度。

現在的青年的女子，已婚的或獨身的，做母親的及沒有小孩的，都仍比男子更有精神，更有勇氣，更切望生活。因為一切對於男子久已成爲必然的東西，對於女子仍是新的，豐富的，使人迷惑的，如自然中的自由生命，學術的研究，重要的藝術的工作，經濟獨立等事件。甚至一個優美的及精神飽滿的女子，對於她自己及他人也具有一種嚴厲的態度。這種態度是一個觀察者所自然而然地感覺到的，當他稱有些女子爲一個把她所選擇的路程「看得太嚴重」的人。現代年青女子所最希望的是她自己的人格之提高。當她確知她的意志力已增長，她的能力變爲更確定，她的思想的深度更加大，她的思想的聯想力更豐富的時候，她所嚐到的快樂與一個有同樣的遭遇的男子所嚐



到的相同。她願意地選擇她的工作及聽從她的命運；在痛苦及快樂中；她嚐到精神上生長之幸福。她愛她的人生觀及她所委身的工作，往往如男子之愛他的人生觀及所委身的工作一樣地熱誠。

如果我們以現在十七歲的少女與她的生在前世紀中頁的祖宗比較，我們發見前時的少女多半為情感所搖動，而現代的少女則多半為思想所指使。前者較向生命的中心，後者較近生命的週線；前者較熱情，後者較有智力；前者較均稱，後者較有趣味。

現在的年青女子有時所嚐到的不安靜的心情，不確定的心情，空虛的感覺、痛苦，第一是由於宗教信仰的解體。這種宗教的信仰曾予老一代的解放的婦女以一個內心的鞏固、忍從、及自修的精神。科學的研究曾剝奪了許多現代婦女的信仰，而能創造一個新的，合乎她們的需求的信仰之婦女，現在仍是很少。於是無家可歸的表面的環境復加上一個內心的離異的狀態。這是真的，婦女運動曾因替女子打通到男子的文化之路而間接地做成這種精神上的痛苦。因為男子也受到同樣的痛苦，所以覺到痛苦的最大的原故也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之不穩，無目的、及無格式；而我們的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目前沒有一個宗教的中心。甚至將來的時代也不能予人類以一個如

中世紀的，例如，天主教一樣的，新的宗教中心。個人主義的成功已永久地斷絕了這種可能性。

可是以往的宗教之崇敬母道如神秘的事這一個要素，中世紀的宗教之崇拜聖母瑪琍亞這一個要素，曾被進化論送回給現代。這種思想所必需的普通的真確性企圖再次于文化以一個中心。偉大的，孤獨的人——往往是先知而不是女巫——曾宣布這一代的宗教。可是只有父親及母親把他們之希望一個較高的人類這種虔誠心注入小孩的身心裏面，這種宗教纔會成爲生動的。當婦女爲這種希望，這種新的虔誠心所滲透時，她們便會回復目前——半由於女權主義——失掉的虔誠、安寧、及和諧。

婦女運動所設立的女子與家庭間，女子與社會間的無數的關係，及一切因這些關係而有的新的精神的力量之交換，都不能有一個固定的方式，最少在婦女運動仍是「一個運動」的時候；簡言之，一天各種事物似在流動的狀態中，仍在變化中，則人與人間的一切精神上的關係都得變更它們的方式。情感之繼續更新的，細的，深淺表現，不用以言語來表示的情感表現，決定了每個女子的靈魂及每個女子的命運。甚至舊的情感也繼續地受到不同的色度，不同的音調。因此，我並不

是在制定什麼法律，我只是復述那以從前講及現代婦女的靈魂——現代那部份在二十歲與三十歲之間的人，也就是現代那部份決定最近的將來的人之靈魂——之言論為根據的若干建議而已。

因為男女同校已愈變愈普遍的原故，男女兩性彼此都開始對對方更為尊重，女子及男子都開始在工作上面找到自重心。當所有受教育的及有工作能力的女子最後都變為社會裏面的意志堅強的，自給的，合作者的時候，沒有一個女子會為任何外來的利益而給與或接受愛情。不藉愛情來得到外面的約束及物質上的利益——這是發育最完備的現代年青的女子視為新性道德的最終目的。

新女子深切地相信，只有兩方的各種外面的權利都消失了，當男子及女子在法律的權利及個人的自由方面都完全平等的時候，兩性間的關係纔會得到它的真美及聖潔。

她要求合法與非法的對比，窮與富的對比，男孩子與女孩子的對比，都該消滅；她要求社會對於所有的小孩之完人的發展都該表示同樣的興趣。她知道當兩性都振起一種對於後代的責任

心時，則性道德的真正的事務便變為一種子種族以一個愈來愈完備的後裔之努力。爲了能充分地了解這種使命的原故，少女及少年男子今後都須求關於對他們自己及他們將來的小孩的性的責任之指導。

新女子也深切地相信只有當她感到快樂——快樂表示個性所固有的能力之發展——她纔能合適地履行她的做女兒，做妻子，及做母親的責任。她可以自覺地犧牲一部份她的個性，例如棄去一種才能的發展，可是她永不能壓服或拋棄她整個的個性而同時又做一個最廣義之社會的或家庭的意志堅強的份子。她須擁護她的人生觀，她的權利的感覺，她的理想。對於她，沒有一種對小孩，丈夫，或家庭生活的社會方面的考慮是高過她對自己的個性的考慮的。當衝突發生的時候，她想盡方法來找到一個使她履行她的責任而不致毀滅她自己之解決方法。可是如果這一點辦不到的話，她覺得她的第一個責任是不讓自己在精神方面或身體方面亞於她的理想。因爲這樣會使她不能正確地履行那些她會因之而自己犧牲不少的責任；這些責任，她後來也許能在其他狀況之下履行之，倘若她會使自己避免爲兇暴或專制所毀滅。

可是在新婦女的心中，與個人主義同在的是一種希望生活統一的情緒——在這種統一的裏面，一切事物都是它的一部份，沒有一件事物會失掉。於是，她便不會視丈夫及小孩為繼續不斷地要求犧牲的人及視她自己時時是一個犧牲者；如在這個種族的古代一樣，她覺得自己及他們都是時常互相因彼此而生存的。她並不為她的愛好所消耗，因為她知道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她會使她的所愛者得不到她的個性的財富。雖然她不會像前時的女子一樣地完全放棄她的自我，可是她也不會如若干現代的女權運動者之無限制地保留它。她將以更高尚的標準來保存那種舊的分工的辦法，那種分工使男子打獵，打仗，作種種的征服，因勝利而得到前進；使女子把新的領土變為可以居住的地方，使她為自己及她的人而利用捕獲品，使她遺傳已得的東西給後代——一切女子前時的守火及耕田的工作都是美麗的象徵。她覺得男女兩性各人為個人及人類的幸福而從事自己的工作，且站在平等的地位在不同的工作中幫助對方時，則兩性都是最能幹的，而社會的獲益也是最大的。

許多男性的粗暴及專制的行為仍然存在，許多法定的工具仍聽男子的使用，致他能無罪地

施行這種粗暴及專制的行爲，這種事實，就是新女子爲什麼往往仍是一個「女權運動者」爲什麼仍保持婦女運動的基本的主義之原因。可是她並不是一個攻擊男子的女權運動者。她的解答是常常如瑪爾窩爾斯吞克拉夫特 (Mary Wollstone Craft) 的解答一樣：「我們不希望統治男子，只希望統治我們自己。」在熟思及判定事情中，她現在往往表露出從前稱爲「男性的」特性：實用的智識，真理的愛好，深信的勇氣；她漸漸地停止不當的推諉及空洞的言論；她提出較多熟經考慮的改良的提議。簡言之，婦女運動現在具有一種較普遍的，非單方面的女性的性質。它漸漸地着重的事實是，婦女的權利是一種必要，使她能在細小的，個人的家庭內履行她的責任，并在大的，全人類的家庭內爲大衆的福利而運用她的能力。新女子不想取男子的地位而代之，也不想廢除社會。她希望她能隨處隨地運用她的最美善的特權來幫助，供給，安慰人類。可是她一天得不到一個公民的自由及沒有充分發展人類的個性，則一天不能這樣做。她知道這不單是她個人的幸福的條件，也是男子的幸福的頗重要之條件。每一個工作，奮鬥，及受苦的男子，都有一個與他同受痛苦的母親，妻子，姐妹或女兒。每一個就她所長而工作及奮鬥的女子，都有一個父親，一個丈夫，一個

兄弟，或一個兒子，對於他們，她的貢獻是直接地或間接地含有重要性的。尤為重要的是，現代女子明白在每個婚姻裏面，如果做妻子的仍因男子之錯用他的法定的權威而受苦，則在最後的分析，還是男子遭到最大的損失，因為在現在的情況之下，他是用不着運用仁慈，用不着運用正義，也用不着運用智力纔可以做家庭內的統治者的。因此，當妻子在法律與他平等時，這些合於人道的性質便是他所必須開始發展的。

新女子的神聖的信仰是男女一塊成功，正如他們之一塊失敗一樣。

古代的墳塚，在那上面男子及妻子并肩而立地向着永別之路的墳塚，足以做現代男子及女子之踏進新生活的象徵。在這新生活裏面，他們共同工作，使兩者的最高的理想——正義及仁愛的理想——得以實現。女子的母親的性質是應用來為小孩們，弱者，及受痛苦者謀福利。女子得到機會來充分地與普及的運用她的社會的母性，這個時代的降臨，只是時間問題而已。在將來某一個時代，人們會非笑我們這個仍慣於辯論這樣明顯的事情之時代。而那些現在嘲笑婦女運動的人將最為人所嘲笑的。

那時我們將得到一個關於當時那些巨大的勢力——勞動男子及女子的解放運動——的場面，這種場面使我們看到男女兩者都是如何的需要，如果我們想使社會了解社會政治的目的不在物質的生產的質量，在種族的較高的栽培，而欲達到這個目的，則母親的職務須受到現在國家給與武官的尊榮及供奉。

被自然造定為溫柔生活的創造者及保護者——自然甚至在植物世界裏面也為這種工作造定這種奇異的設備——的婦女將不復反對與自然作較親密的接合，與土地較接近，較像植物，在外表上較約束，因而在內心方面也比男子——往往有較多如森林野獸一樣的行動自由之男子——較不活動。將來的女子將不會如現在許多女子一樣的希望她能除去她的女性；可是她將能免除性方面的過度發達，以達於做完全的人。人類普遍的性格，因為原始的分工，父親須把他所有的精力用於一個方向，母親用於另一方向，而逼得潛伏不見。至今則因競爭生存的教練之便利而在兩方面發展：女子可以發展潛伏於男子身上已成爲活動的「男性」之性質；男子可以發展



潛伏在女子身上已成為活動的「女性」的性質。可是會因發展而鞏固的這些特性之比例率，大體將仍是固定的——這個比例率在進化的發展中，關於內心的創造能力這方面，曾予女子以優勢，而關於外面的創造能力則予男子以優勢——這一個比例率目前曾使女子成為感情方面較有才能的人，使男子成為思想方面較有能力的人；使她成為精神生活的範圍內的傾聽者及渴望者，使他成為制度的始創人及研究者的先鋒，因此它曾予她以較基督教化的美德，而予他以較異教化的美德。兩性的普遍的，人類的性格之增進也提高了他們運用他們的特殊的功能的地位。這些功能對於文化是一樣有價值的。一性可以——當他這樣希望——擔任他性的文化的功能，這種事實也漸漸多起來了。

反之，兩個精神上的性的品質之完全的融合，會得到與身體上的陰陽合體的同樣的結果——不生育的天才——我們用這個名辭是指天才詩人而言，因為至現在為止，只有詩這個範圍有女性的天才——如上面所聲明的，包含男女兩者，可是兩者并不和諧地混合。因為這種天才正如我們所想像的神人一般，既非男又非女，所以不繁殖。在詩人的靈魂內并肩而立的男子的與女子

的特性，以合作的方式來產生作品，然而，它們輪流地企圖竊得全權，於是不和諧的狀態遂參進那些想同時履行普通的人的責任及性的責任的人之生活中。這實足以成爲男性及女性的天才詩人之所以往往沒有後裔的理由之一，在其他情形之下，一個無關重要之理由是他們的木性不能從事雙重的生產，詩的創作已接受了他們身體上及心理上的能力之最豐富部份。

在這裏所發表的關於天才的意見，無論其爲正確與否，都不致影響普通的情形。因爲天才常常會隨心所欲而行，而平常人則永不會如此的。從平常人的觀點看來，除去精神上的性的品質，對於文化及自然都仍是一件更不幸的事情。因爲就是這種精神上的及身體上的性本質的分別，使愛情把兩個人融合爲更高尚的一個，在這種高尚的結合中，男女兩者發見彼此本身都得到充份的表現及調和。精神上的分別除去，則心靈上的愛便會消失。於是，在一方面，只剩下配偶的本能，而人們便一定把這種本能看成如禽獸的生育本能一樣；在另一方面，則只剩下那種與在同性的友誼中表示出來的相同的同情——那種個人的分別，而不是性的分別，成爲它的吸引力之同情。反之，在愛情裏面，同情心是按能率而生長的，普通人的性質及性的吸引力愈大的人，則男子身上的

「男性」愈爲女子身上的「女性」所吸引，而男子身上的「女性」也同樣的爲女子身上的「男性」所迷惑，反之亦然。可是如果兩性都不需要對方的精神上的性別來做他的補足物，則人們在戀愛這方面便回復古代的性關係的觀念了——關於這種性關係的觀念，柏拉圖會下最後的合邏輯的結論。

當男子覺得他自己是母親及小孩所需要的人時，他的靈魂的裏面的人道便會強固起來。當女子以甜蜜及溫柔的態度來教男子怎樣戀愛，不是怎樣希望時，他的人道便會大大的增加。

在我們這個時代，普通的男子都開始知道女子并不希望他做一個男子，她輕視他爲一個次一等的人，而不需要他做供給者。他完全不了解受最高等教育的女子所企圖，要求，及期待於男性的什麼東西。可是他知道甚至平凡的女子也棄絕在戀愛方面他須給與她的最好的東西；他知道她爲「全人性」的理想所沾染，她不復需要他做她的性的本身之補足物。於是他的粗暴的性情重新興起；於是他的戀愛的生活失掉所有它已獲得的人道；於是他開始憎恨女子。他所具的不是思想家及詩人的幻想的，理論的憎恨；而是那因弱者之藐視強者而惹起的盲目的憤怒，在這裏

我們也許遇到現在兩性在文學界及勞工界的鬭爭之最深的原因。

在這裏，那些極端的女權運動者不自覺的圍着一個深淵盤桓——這就是那人性的深處，那些基本的與十萬年老的人類之衝動都由此發生的深處。這種衝動是一切教化的結果與影響所不能消滅的，只要人類繼續生存與照現在之情形蕃殖下去。

女權主義曾推動個人主義，使個人不在種族的範圍以內而站在它的對立的地位以辯護她的個性；個人主義成爲自我的與反社會的利己主義，雖然它的旗幟上所書寫的標語是「社會而非家庭」——這種女權主義將會受同樣的譴責，如果前述的憎恨會引起鬭爭的話。

.....

以恐怕這種極端的女權主義會勝利的態度來結束。對於婦女運動的影響之檢討，是件可憐的事情。我不相信極端的女權主義會勝利；正如我之不相信太陽目前會消失或水流會流回它們的源泉去一樣。

沒有「文化」可以取消偉大的自然的基本律；它只能使這些基本律變爲高貴；而母道就是

這些基本律之一。我希望將來能予母道以一個新的及一個比現在的家庭及社會的組織所能給與的更安全的保護。我信任一個新的，具有新道德的社會，它將組合男子與女子，個人的要求與社會的要求，異教的與基督教的人生觀，對於將來的意志及對於以後的尊敬於一起。

當世界開着這種美麗的及強壯的道德之花時，婦女運動便不復存在。可是一個婦女問題——不是婦女向社會詢問，而是社會向婦女詢問的問題——將會時常存在：這個問題是她們能否繼續更努力地證明自己有資格享受做新國民的母親之巨大的權利。

至這種道德瀰漫全人類時，婦女會終身肯定的來答復這個問題。她們的終身肯定的答復的結果，不但使婦女本身的而且全人類的，生活大大的增長。

(註一)向英國女子查問她們願意做男子抑或做女子，結果，在七千個回答這個問題的女子中，三分二的女子希望仍做女子，其最重要之目的是做母親，三分一的女子則希望做男子。這個不願意做母親的人的數目也許是這樣一個考查在歐洲所能引出的最高的數目。可是甚至這些希望結婚及做母親的女子也覺到為婦女運動的狂熱者創造的思想所壓逼，這種思想往往以下面兩個前時的同學談及第三者時的會話表示出來：「某甲——她現在幹什麼？」——「沒有事情幹——她已經結婚而且有小孩了」

少女因想走路不濕鞋子而踐踏她帶給母親的麵包，這種舊的民間神話，可以作許多現代狂熱的女子之象徵；把生命最大最完備的寶物作食料，以供虛榮的獨享。

(註二) 布勒特哈特 (Bret Harte) 所著的 "The Luck of Roaring Camp"

(註三) E. Carriere and Segantini.

(註四) Max Kruse 所作的 "Liebesgruppe"

(註五) 在沙爾羅特柏金斯斯泰孫 (Charlotte Perkins Stetson) 及羅薩美利德 (Rose Mayreder) 的著作中，這種思想的能力大大地被增進。我發明的反母道這個名辭是用來形容後來前進的理論，因為非母道這個名辭是指一種精神的狀態，「母性」的對偶。母道的學說與反母道的學說相反的是：一個婦人所過的生活是最緊張的及最廣闊的，最個人化的及最社會化的；她對於本身是最自由，而對於他人則是最有效果的，最利己的及最利他的，最能容納的及大量的，因為一種自覺的願望，而借母道的功能之物質方面及心理方面的運用來提高種族的生命及她自己的生命。

(註六) 人們甚且可以表明，如果男子侵入所謂女子的範圍（例如烹飪術或縫衣術），則他很平常的會有新的發見及獲得偉大的成功。

(註七) 這種情形的最好的證明是，許多女子，在過着一種表面上毫無顧忌的生活時，只好比鵝或孔雀一樣，而當艱難的

日子來臨及予她們以發展她們的愛的能力時，則她們不單證明自己是女英雄，而且斷言那些她們曾犧牲自己的年頭是她們的「幸福的」年頭。

只舉一個例子——不知多少小孩的權利的觀念爲「科柏尼船長」(Captain of Kopenick) 在釋放時所受的待遇所貶抑。